

江浙
慈谿縣全北鄉杜白二湖全書

45.85

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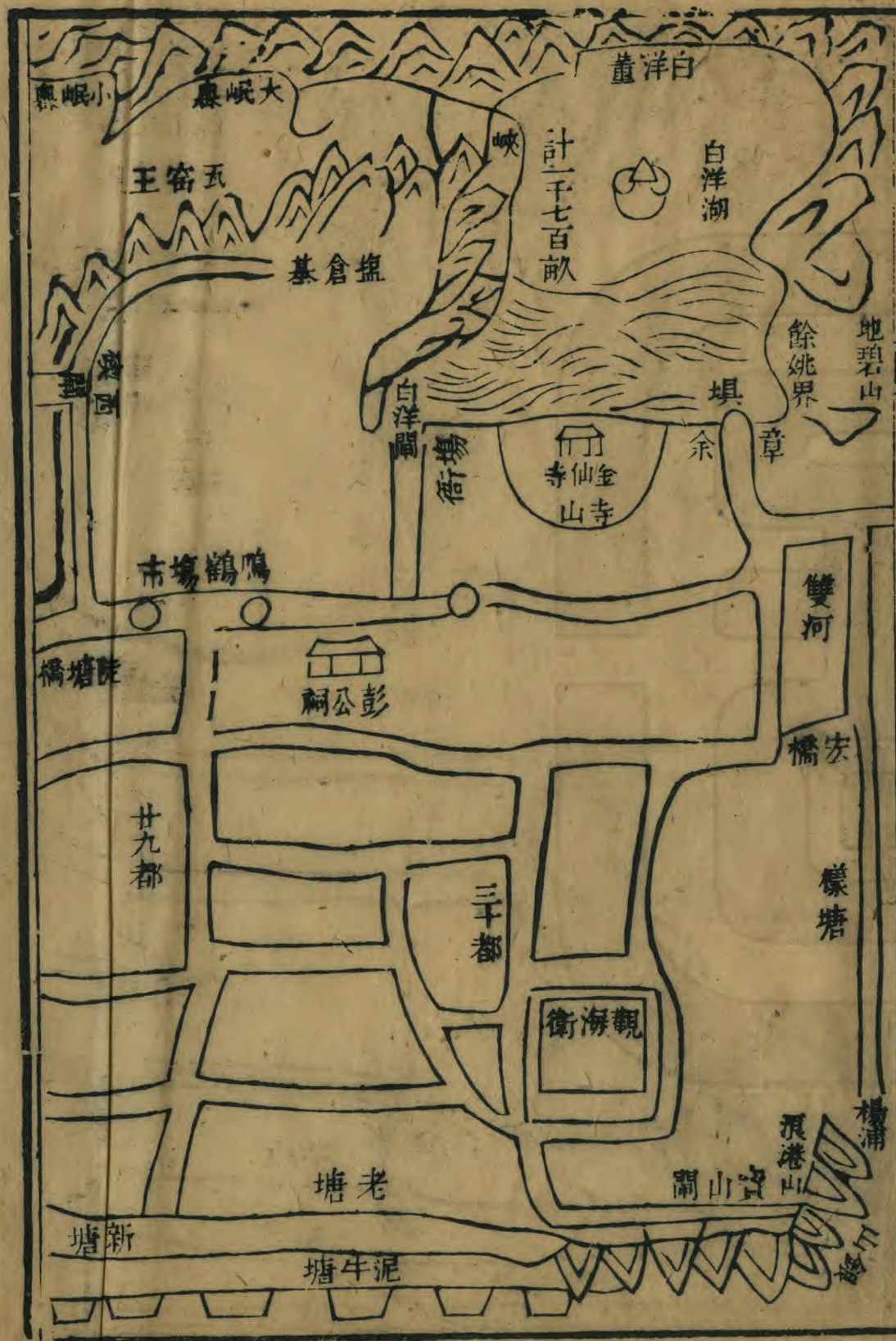
發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一日

嘉慶十年歲次乙丑重刊

杜白一湖全書

王崇德堂藏板



杜白二湖全書

圖

聖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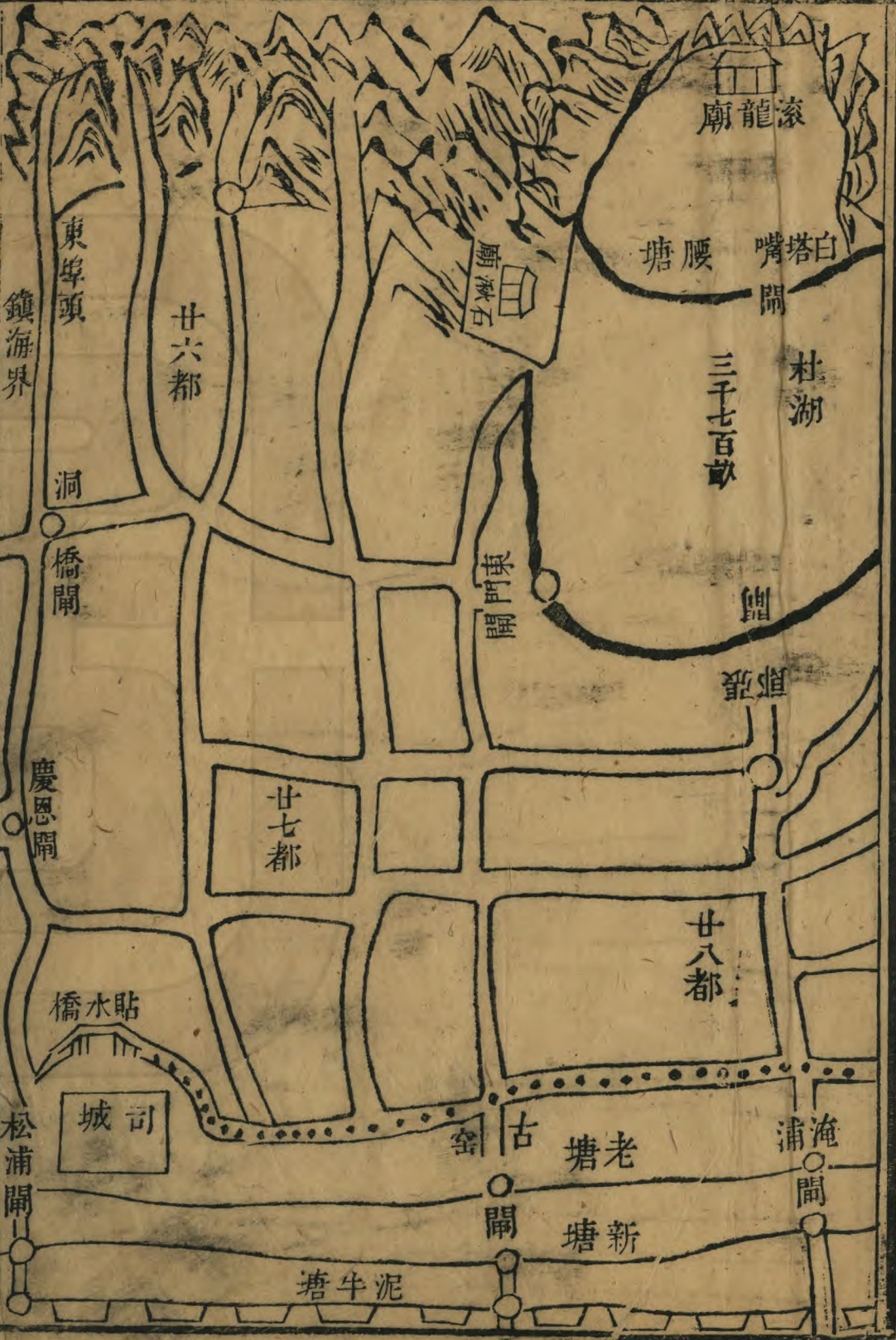
杜白二湖蓄水灌田不許侵佔著勒石永禁



天啟六年無憲番奏

杜白二湖全書

圖



This section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ge of the document. The text appears to be descriptive or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map.

重刻慈谿縣鳴鶴鄉杜白二湖全書序

三月初六日予由杜湖入山祭埽祖塋見滾龍廟

前湖灘

被定水寺奸僧

新耕作田四十餘畝循問駭然徧

覽湖澹則侵佔作田者纍纍皆是年增一年湖廢

不久矣嗟乎湖號我鄉第二重天天可廢乎哉少

聞長老言前明為盜湖爭訟死喪相繼欲問其事

而人無能舉者其二湖界址亦杳莫知所向予思

事關水利縣誌必詳

尋得縣誌內所載白洋湖與杜湖相連西界餘姚姚人田

于淺渚者侵湖殆半明時告官

清復案詳湖書內於是方知有湖

杜白二湖全書

序

書也因急徧搜湖書至六月初得之其書起明嘉

靖隆慶萬歷天啟八十餘年間鄉民之詞狀官府

之審斷以及搢紳先生之碑記序跋議對并修築

毀壞利弊一一備載予閱之淚淒然欲墮蓋諸先

輩為湖之力勤矣而為湖之心至矣夫前人作之

於前後人何可不繼之於後自天啟至今歷一百

八十餘年而盜者更甚此我五都同人宗祖之大

仇也奈何任其侵佔而莫之奮哉其故由於不知

湖之興廢利害也其所以不知湖之興廢利害者

隆慶二年

告王浩十

二叙嘉靖

廿四年初

案沈禮九

公告宓榮

廿五等問

擬斬絞軍

徒

由於湖書之莫得而見也予訪湖書知舊僅分五都首事數十卷故存者寥寥求其板藏沈氏宗祠而燬於火故五都同人如予年六十有九而有莫知有所謂湖書者矣此非可慨者歟爰將二湖全書重梓之以公諸同人庶幾人知湖之興廢湖之利害諸先輩爲湖之力爲湖之心而感嘆興起除積蠹而復舊跡予老矣尚其拭目以俟之並於杜湖白塔嘴腰塘舊基予獨力重建閘壩依古分爲上下二湖蓄水汪洋以絕奸民奸僧侵佔之端也

杜白二湖全書

序

皇清嘉慶十年歲次乙丑仲秋月吉旦
刑部司獄加八級邑人名揚王相能重刻并序



邑庠生族弟功叙王 臬

廩膳生族弟武林王 棨

全校對

附貢生堂姪又昕王見龍

邑庠生從堂姪啟臺王 鈞

鳴鶴杜白二官湖紀事序

慈谿鳴鶴鄉在邑治西北五十里浮碧山之陰蓋
介邱林莽間也民田萬餘頃去江遠不得股引江
水爲渠吻大海海鹹不可漑以故旱輒不登水則
山潦滔陸至沒田廬之半無所農桑谷畜漢時始
作杜湖白洋湖東西南距山北通故塘注近鄉諸
山水以漑田時其鍾洩於是茲鄉爲沃野無凶年
其後湖堙唐刺史任侗大興卒浚築之民頌二天
因命曰二天湖宋慶歷初湖又堙邑主簿周常習

杜白二湖全書

灌漑事於湖中爲石堤激列東門張郎西硯白洋
諸閘瀦水入湖以備旱松浦淹浦洋浦諸閘洩水
入海以防澇歷千百年世蒙其利

國朝成宏以來有司網疎一切勿案豪數不勝而禁

數潰乃率曹耦壤隄水厥廢爲臯陸蠶食作田稍

下作陂池湖寢失其故階有填淤反壤之害歲惡
不入田者不能償種黎民重困嘉隆間民言於有
司有司尋端治之竟復湖樹表塹焉事在邑人顏
御史鯨碑記中柴業生曰長民者務圖所以利民

利民者務驅所以害民民利害非一而水之爲民利害也尤甚余考覽明州郡邑誌及杜白二湖碑記水利害所從來亦多故矣昔禹得洪範五行之旨知水潤下而順導之隨山濬川而九州寧建萬世之利春秋列國各專利自封殖往往合水工相便宜鑿渠引漑堙塞故道其後河數徙或溢或決禹蹟大壞爲中國害始此漢元封二年武帝自臨河沉白馬玉璧羣臣從事將軍以下負薪塞瓠子稍復禹舊蹟梁楚以利而海內蕭然煩費矣由是

九州多用賈讓中策引河及川谷漑田各發卒數萬人作之十餘歲費各巨萬十數小渠披山通道以億萬計不可勝言然猶未得其饒王侯公卿司空水衡二千石牧相之屬以至河隄使者都水丞皆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竟未復九河故道失中國之利自是之後爭言水利者彌衆然其害可睹矣蓋作備列國哉鳴鶴鄉土不過一聚百石之吏治之業定水合何敢與大國齒顧其害惟壞隄專利背故法而不利於公其事有類之者與列國之

堙塞禹蹟也無異嗟乎豪民之趨利猶水之趨下
不以法隄防之不止也

皇明萬歷十八年歲次庚寅孟春吉旦前浙藩左使
柴桑勞勘序



杜白二湖全書

三

叙重清杜白二湖全書

不佞嘗奉

上命按兩浙兩浙之東偏為勾章勾章之西北則杜
白兩湖此方民號二天時不佞觀風之四明道經
湖之南越數十里山林間阻灌莽極目末由望見
其形勝址界既而按功令計屬吏獲於慈牒中稍
稍知兩湖訟端然竟莫有熟言其利害者戊戌春
鵬海沈君計偕入京以予有通家之誼過陽和公署
持其鄉所鏤全書徵予言為之序不佞展閱數四

乃掩卷嘆曰甚哉湖之爲利害也夫以數十萬生靈直倚兩湖爲命而載清載佔莫能堅決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任怨名不者奪於豪有力輒阻撓中廢又不者視爲故事牽姑息與衆爲政耳夫利不勝害毋以利冒害害不勝利毋以害掩利長吏者誠權其佔湖之害與復湖之利孰重毋思外搖毋從中寢一舉而行之以斷卽二湖萬世常清可也何有於聚訟之紛紛哉憶不佞觀風時弗克身任其事以觀厥成今幸是書之梓可與兩

湖不朽故樂爲之序并以告夫後之吏茲土者其永利是圖云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侍經筵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廣平王世揚序



題禁二湖全書目錄

一寧波府誌一段

一慈谿縣誌一段

一寧波府水利總畧一通

一重修寧波府誌載慈谿水利一通

一隆慶二年慈谿縣鳴鶴五都被害鄉民呈告本

縣佔湖原詞并本縣知縣吳批

一五都鄉民呈告 軍門佔湖原詞并 軍門

谷批

杜白二湖全書

目錄

五

一本縣知縣 吳詣湖踏勘鄉民呈稿

一寧波府問結佔湖王浩十二等復湖始末文卷

一隆慶五年建立杜白二湖永賴碑記

邑宦顏冲宇諱鯨撰

一萬歷十五年奸民童應龍等佔湖五都鄉民呈

縣原詞

一萬歷十八年奸民復假籽粒佔湖通鄉具詞如

縣呈 府又增開四款具呈 軍門傳原詞并

軍門傳批

一萬歷十九年開單四條呈 軍門常 原詞

一軍門常 行府憲牌

一寧波府慈谿縣問結童應龍等復湖招詳文卷

一萬歷十九年建立重復杜白二湖碑記

邑宦馮修吾諱叔吉撰

一萬歷二十年奸豪余明十一等復佔湖田五都

耆里具呈 縣 府 改正招由文卷

一萬歷二十二年奸豪朱惟等復佔湖田五都呈

告軍門王 原詞

杜白二湖全書

目錄

六

一署縣事寧波府推官張 查覆 撫院申文

一萬歷二十二年杜白二湖永久議

邑宦葉石南諱應乾撰

一問結陸大有全招

一萬歷二十七年五都鄉民葉浙等呈告佔湖原

詞并 海兵道范 批

一本府知府鄒 禁侵佔湖田告示

一萬歷三十二年鄉民邱賢等呈告佔湖原詞

一本縣知縣潘 議復二湖修築塘閘申文興革

事宜八款并 海兵道洪 批本縣申文

一本府吳 行縣覆查議帖文

一萬歷三十四年耆民洪宰等連名粘結原詞并
本府知府吳 批文

一萬歷三十六年重清杜白二湖碑記

邑宦劉行素諱憲寵撰

一萬歷三十七年本縣向因五都呈告具由申
院并 察院王 改正憲批

一本縣知縣陳 因五都呈告審結改正申 府

杜白二湖全書

目錄

七

由文

一本縣知縣陳 覆議改正申 府由文

一萬歷四十三年本府知府楊 審結改正詳

道文卷并行 縣帖

一慈谿縣委官復湖票

一松浦司回文

一本縣知縣陳 覆審改正復湖申文

一萬歷四十四年五都鄉民乞立碑詞特 題呈

詞

一寧波府署印通判梁 禁佔湖告示

一萬歷四十七年杜白二湖對

邑宦劉念庭諱伯淵撰

一天啓六年奸民復佔湖田五都耆里具呈 撫

院潘原詞

一本縣知縣陳 具申 撫院由稿并 撫院

潘 海兵道蕭 批 本府王 批詞

一天啓六年五都耆里具呈 道 府 原詞

一本縣知縣陳 覆詳 道 府 申文

杜白二湖全書

目錄

八

一五都生員上 軍門潘 呈詞

一五都生員上 海兵道蕭 呈詞

一署本府事推官汪 詳 道 申文

一海兵道蕭 詳 撫院 申文并 軍門潘

批詞

一巡撫潘 會同 巡按徐 題 請禁湖疏稿

奉

聖旨嚴禁

一巡按徐 會同 巡撫潘 具題奉

旨嚴禁告示一道

一崇禎二年 撫按 題禁二湖總議一通

邑後學沈履祥字其旋撰

一崇禎十六年土豪樓得樞等開掘湖池五都里
遞 具呈爬平 由文永禁告示一通

一重築杜湖堤閘記

一重修杜湖堤閘記

一整理二湖條款 嘉慶十年

一附刻清理老塘下海地河道以全水利一條

杜白二湖全書

目錄

九

一王名揚公創建杜白二湖石塘誌

一王名揚公新築杜白二湖石隄記

寧波府誌

慈谿縣西北五十里有湖址唐刺史任侗重加浚築漑鳴鶴一鄉之田號第二重天卽杜湖也宋慶歷初主簿周常募衆築堤修閘爲利甚溥著作郎倪思爲記歲久碑不存今並湖奸民竊斫石破堤岸水洩不畱民甚病之白洋湖與杜湖相連西界餘姚彼民田於淺渚者日多侵湖殆半告官清復

慈谿縣誌

縣西北六十里古有湖址唐刺史任侗重加浚築
杜白二湖全書

灌溉鳴鶴一鄉之田號爲重天宋慶歷初主簿周常募衆築堤修閘爲利甚溥著作郎倪思爲記歲久碑不存附湖豪民竊去斫石毀堤岸侵湖水洩不畱民甚病之白洋湖與杜湖相連西界餘姚彼民田於淺渚日多侵湖殆半告官清復

寧波郡水利總議畧

是郡居天下極東跨山際海包江絡河江通瀚海之潮河灌山溪之水尤賴湖渠堰堰有受有泄所以裨江河之不足者又相攸而區別之是故壤地

吳齊水道既宅溪譬則口也河譬則喉也江譬則
胃也海譬則腹也湖渠碶堰譬則經絡也故高無
淺澱仰亢之憂卑無包束浸淫之患乃若海嘯山
重江河迷故湖渠碶堰受泄不能此則百年而一
日變未可以先圖者今乃言其常分慈谿則江潮
山水厥利惟均鄞縣山水之利多而江潮甚少奉
化猶慈谿象山猶鄞縣定海江之南猶象山而江
之北猶江之南凡語曲悉章程具見於各邑圖誌
云

杜白二湖全書

二

慈谿縣水利總議畧

切觀慈之爲邑巨海浮於北重江襟於南層巒疊
嶂橫亘東西卽浮鰲山而建縣治治之南卽置坊
郭街道河脈劃若棋路闔闐井井四週相埒包絡
林野可三十里籍戶總十五圖盡四境而分都屬
鄉爲鄉者五爲都者三十自一都至二十五都屬
於西嶼德門石臺金川四鄉則居山之陽而表裏
乎江河鳴鶴鄉屬二十六都至三十都則居山之
陰而濱於海夫有山則有溪有江則有浦有海則

有潮溪則腋山而出泉流入於浦浦受溪而連於江江會浦而歸於海海潮生則江水漲而流復入浦水之往來去住境上者若主人既出而旋入無虛室焉此則天地自然之氣脈晝夜不舍焉者乃若山勢有淺深地形有崇下水道有曲直於是乎鑿湖穿渠置閘設硤築堤備閘而水利之說叢此則盡於人謀相宜而制焉者是皆經始於唐更定於宋元潤色於洪武永樂間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要之順其自然而

不失其已然禹之行水用是道也矧一郡一邑之水乎夫所謂順其自然者海水濁而味鹹性重其潮之生也自蛟門出而西入由夾江淑於桃花渡合奉化江鄞江二流厥水澄淡海潮遇之則縮故至此水恒鹹淡相半然亦視旱澇而加損也由是稍北而西經郡城背至西渡爲慈谿達府之通衢以其居郡河西注之壩下故渡以西名沿赭山轉三過趨車廐而抵丈亭江分爲二慈民呼爲前江者止是是江自桃花至丈亭並無北入之浦但南

受鄞慈餘三境諸下浦之水故潮水常淡自是直西匯爲鹹池名舜江北折而東入則爲慈谿之後江也其浦之南入者居前大江而不通於江積三四日不雨則大江之水滋鹹而惡其入之速也其浦之北入者皆上接溪流觸山而止究東之極波及於鄞之江北之田與定之西界之土然浸淫包東漸淺而狹其尾端或名爲河或名爲港無以江名矣此潮水之利尅期而至故曰當順其自然者此也夫所謂不失其已然者縣境地局東北差高

臨高則下順而東鄉之水易泄而竭外雖鎖而夾田橋其如沛然之勢何於是去官莊橋東三里建茅洲閘復東北五里近驃騎山之陽建化紙閘所以節其順下之勢也閘內之河卽後江之尾也所瀦若文溪香山雁門等水甚多加以積雨浹旬洪水暴發則重閘之口瀉洩不暇則河不能容而思溢又於南濱大江之河口作碶閘作堰殺其勢而分其力以消其泛溢之患且防其鹹水之入若李碶若青林堰新堰其功居多者也審是則縣東一

鄉當常有獲然五日不雨則四都五都之民先見告荒蓋以其民惜其餘力習於怠惰昔焉受江河之河港淤塞淺澱而莫肯淘濬素乏積泉徒仰視於天落之水天其可常恃乎卒受旱災夫復何咎是東鄉之田常苦於旱者類如此夫湖所以資蓄洩本不可廢也如花嶼湖在昔亦以宜湖而湖今變而田上下不以爲怪者何蓋以唐令肇開之時民力未繁管山未鑿民力未繁則耕有餘田尚何望田其湖其民於湖旣無所利必不屑加功於湖

決其壅而濬其淤惟不加功於湖此他日成田之漸也管山逼扼於夾田橋外此山不鑿則水道不利外之潮不易入內之水不易出有雨輒澇無雨輒涸縣東一鄉鄞定二境交受其病是故不可以無湖也自宋吳潛開管山江而夾田橋內外潮水出入大利外潮易入旱不苦於無灌內水易出澇不苦於不泄田惟此利是湖旱澇皆無功也於是日就爲田而復湖之議廢迨

國朝永樂間稅如官田之課雞鳴湖則三面距山南

亘沙石礦其先有蓄而無洩自宋吳潛洞其礦置
開口下通潮浦以利蓄洩湖遂爲田故今收穫與
常田同而稅如花嶼之額今近鄉之民亦不聞有
廢湖之嘆此固當安其今日之已然而不必更張
者也若杜白二湖則異於是鳴鶴五都之田率皆
海濱無江湖之利惟資二湖蓄諸山之水以灌溉
自昔日杜白爲二天言天能生物亦以功同天也
是故隄防不可以不堅閘閘不可以不飭壅淤不
可以不時濬三者不備不可又並山之麓民佔爲

田是湖旣失深廣有容之量下乘以河所賴以泄
者則惟松浦洋浦淹浦而已然遠接於海塘之表
而吞納之口泥以壅積是浦又鮮直瀉快泄之功
遇三日雨則五都之田如洋故鳴鶴一鄉常苦於
澇者職此故也澇無所備旱可知矣又白洋湖隣
於餘姚上林鄉地勢彼高而此下旱則公然激而
行之以奪其利澇則畢力障而壅之以稔其害每
呈訟而不息今非但爭水湖且爲其田者半此當
有處而未有所處也且杜湖並山之田爲日未久

與未田之淺湖高下殊形誠欲復之從其高而濬之抵乎山麓從其下而浚之抵乎故塘必須添作中堤分爲二湖不得畱田分寸時常蓄水庶獲全湖之利否則弊端未絕行將兼并日盛重天不幾廢乎縣後湖位於縣山北麓舊有環碧亭敬思亭以資遊息今亭址俱廢東通北瀟橋則慈湖也廣裏中倍亦舊有八景今存者無幾可指而數者則闕相寺普濟寺楊文元公書院而已野航澄清徒存橋址古栢老松僅畱數樹蓋如此亦爲分司之

美觀而若非慈湖之故物竊嘗考古作湖之意乃瀦北山之水浮縣治之山壯遊覽之勝資灌溉之利一舉而四得焉今湖上之景不可復追重可惜者畝坵大半殘湖剩水能有幾何矧西堰已廢而移藉東閘以泄瀉一旦山水暴發則逕入民落湖下之田槩受其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茲二湖者在所興乎在所廢乎此又不可不講也大抵縣境之湖皆依山而鑿容納溪流依山則勢高而塘易決納溪流則潦沙礫石隨水而下積於湖故湖易

漲湖漲則作田易而濬湖難睥睨其傍而規便利者行且至矣如太平湖鳳凰姜湖蓀湖又未知何如也石臺鄉曰藍溪會一十六畧之水走十餘里昔人當溪之衝而障以堰引三分於越之楊溪而西北入江歸七分於長溝而東南灌洪庄保之田積爲霖潦衝激今長溝漫爲平壤溪流盡歸楊溪而灌溉無所資矣一縣水利有是夫

重修寧波府誌載慈谿水利

鳴鶴地方四十里許不通江潮惟資杜白二湖之

杜白二湖全書

八

水以給灌溉故名爲第二重天謂其生物之功與天埒也湖制大塘橫截而用硤閘蓄洩之皆山水相接而杜湖之南漸入山麓視北頗高不能積水故於白塔山直東復置大塘硤閘名曰上湖而夏秋旱則上下閘俱啟水下注河渠民實賴焉今近湖猾豪輒循山作田與水爭地重妨農而有司置不問此一病也白洋湖亦如之而湖西皆餘姚山餘之猾豪又以隔泊無畏侵湖殆半此又一病也海墻有塘東接定之靈緒鄉西接餘之上林鄉沿

塘置閘曰松浦曰古窰曰淹浦曰洋浦制皆三門
啟閉以時而蓄洩之惟洋浦一閘與餘姚共而上
林之水發源於游源諸山天暴雨輒汎濫橫流且
地勢高於鳴鶴而鳴鶴地廣洋浦諸閘道遠不
得驟泄巨浸積旬爲害滋甚故昔置漾塘障之今
其湖塘之西直趨洋浦故曰漾塘非以此爲二邑
界也漾塘古有木閘所以通行舟楫而啟閉之司
屬之慈人然閘啟水復爲患故閉弗復啟而置堰
堰之曰雙河邇年餘之貪狡者輒塞絕洋浦行海

之道而利其膏腴水溢則決塘東注病慈無已且
構訟於官必欲以隣爲壑慈邑諸生方鉅輩不勝
患苦乃相謂曰如此吾其不爲魚鱉乎亦與訟後
先相訐爭者十餘年破產者數十餘家雖當道不
直餘人而往往以財力相屈迄不得還其舊郡理
董雲漢忿不能平率諸生庭辨之而當道亦終不
決可慨也已故慈邑水利莫要於鳴鶴而鳴鶴又
以洋浦漾塘爲最正分界杜侵凌謹碑閘備塘堰
時蓄洩此治河之大都也

慈谿縣鳴鶴五都被害鄉民呈告佔湖原詞

呈爲乞拔命湖弊根爲民造福事鳴鶴五都不通江源民田十萬八千餘畝歲旱無靠漢人捐田爲湖一名杜湖一名白洋蓄水灌田民命官糧有賴湖址三面距山北抵故塘延袤山麓不留分寸科田古人慮後世藉爲佔湖媒孽故也唐刺史任侗主薄周常加意修濬誌書總議具載詳明當時號爲二天卽今附湖豪民始焉傍山爲田就低掘池養魚佈稼得利巨萬旣而填及湖心懼水淹禾私

杜白二湖全書

十

置塘衝恣意偷泄大旱決湖沿海三十餘里點滴不沾以致持刃相殺經年久訟歷問絞斬軍徒爲患已極節蒙

撫

按差官丈量造冊改正還湖鑿巖樹界永爲遵守

案墨未乾豪民玩法乘今通量田地厚賄遞書葉正十七莫佐等計將入冊改過湖田偷插民田牌號混入黃冊潛種禍根將來因而藉口立見兩湖盡爲豪業十萬糧田萬民性命將何抵賴若湖可爲田則古人不必改田爲湖天幸

老爺爲民立命正當轉禍爲福之時伏望推原古
人立湖救農本意蓄一畝之水包灌三十畝之田
缺一不可也痛加禁革悉拔弊根仍乞申明
水利道明文鑿巖樹界以杜遷移刊刻石碑置諸
縣門趁此農隙增築湖塘三尺比照餘姚縣竹溪
湖故事歲編沿海要水大戶充爲閘夫時開時閉
則二天之號不獨專美於前而甘棠之德亦將並
稱於後矣

隆慶二年三月

日沈元

方岳

阮智

馮

杜白二湖全書

十一

禮 葉文明 呈

本縣吳 批 天下無兩利之事奸輩奉何明文
佔湖作田而害數萬生靈之命也准拘究

狀告滅憲佔湖酷害事鳴鶴五都不通江源糧田
十萬餘畝歲旱無救漢置杜白二湖蓄水灌田誌
號二天嘉靖廿六年間惡霸宓童等姓侵奪水利
通鄉爭擾殺人問擬斬絞軍徒

撫 按差官勘驗改正案存憲墨未乾魁惡王浩十二
錢杲六童智一等填湖爲田掘池養魚穿塘泄水

大旱無救害及萬民乘縣量田偷入洪圖希圖牢
佔岳元等連名告

院司各道俱批本府提問奈佔湖夥衆賄書水閣
總成虛文且二湖百萬生靈所靠五千錢糧所資
懇恩准批水利道查卷恢復萬代瞻仰連名奔告
隆慶三年正月 沈元等告

軍門谷 批 仰水利道查報

慈谿縣知縣吳 詣湖踏勘鄉民呈稿

呈爲恢復官湖事鳴鶴五都糧田十萬八千餘畝

杜白二湖全書

十二

逼山濱海不通江源古人捐田五千四百餘畝制
爲杜白二湖以資灌溉計湖一畝溉田三十餘畝
毫不可缺誌書號曰二天其關係甚重也又曰山
水相連並無寸田其防範甚密也又曰附湖猾豪
循山作田鄉民並受其害其傷痛甚切也卽今王
浩十二等見乘丈量田地之際棄毀界跡賄囑里
書捏編湖麓二號希圖陞科沈元等連名具告
巡撫衙門行臺勘問幸今親詣湖所釐革宿弊斷
復全湖以活一鄉之民命誠萬世一時也然倡浮

議以惑清聽者不無麓字一號可以陞科之說而其爲說有三爲欺罔之說者則曰其田高阜無妨水利爲影射之說者則曰以此抵補城基及虧折田糧爲姑息之說者則曰懇佔已久豈忍遽棄其成業夫蓄水洪深然後其流遠大若聽其爲田則春漲宜蓄之時彼必以掩沒爲患而決瀉之矣夏旱宜洩之際彼必以車灌爲利而壅障之矣若欲詰之彼將曰吾獨非糧田哉爭殺之禍從是始大是畱一畝之田與百畝無異此欺罔之說不可聽

也卽今通行丈量之後比照原額出田三千餘畝所佔城基已經除豁並無虧折何用抵補此影射之說不可聽也大凡官物總然無害於衆猶當斷復於官況此利歸一已害及通鄉若憐其填墾之勞恣其侵佔之弊倚此爲媒日月侵奪將盡湖而爲麓矣夫是恤一家之苦不恤一路之哭此姑息之說不可聽也恭遇

父母大人存無偏無黨之心奮有爲有猷之志毫髮之事皆順人情重大之舉必詢輿論況此係萬

民之命關百世之圖肯墮於偏諛之謀乎旣屈已而躬踏勘之勞必虛心而摠訪問之至伏望體國爲民畱神秉德查照誌書水利總議及節年改正過案冊推原古人何以禁絕之嚴如此復權其害之輕重究其利之多寡如果畱田利少而害多去田利多而害少則當大奮乾剛責令改正不畱分寸仍前鑿巖釘界永絕侵佔之端則五都生靈再覩重天之慶萬世永賴功德無窮矣

本縣吳批 准行

杜白二湖全書

十四

寧波府問結復湖始終文卷招擬

一問得王浩十二年四十五歲係慈谿縣二十九都民本縣鳴鶴鄉共五都官民田十萬八千餘畝逼山濱海不通江湖歲旱無救漢時居民捐田五千餘畝衆力修葺杜湖白洋湖蓄水灌溉誌號二天三面距山北抵故塘絕無分寸民田間雜舊置東門西門西磧等閘止水防旱松浦淹浦古窰等閘泄水防澇唐宋以來迄爲定制至成化宏治等年法制廢弛附湖居民宓翁童葉等姓漸肆侵佔

傍湖爲田延至嘉靖二十四年居民效尤各將湖內填高濬卑爲田爲池種稻養魚以至湖水不蓄十萬餘畝涓滴不沾一人雖獲小利五都實貽大患通鄉爭水聚衆殺人已問結沈禮九等將佔湖宓榮廿五等告蒙

撫按

各司道行縣鑿巖樹界給示嚴革三十七年有已問徒宓小八等復行侵佔是不在官沈殿告蒙水利道批府行縣勘究未結四十一等年蒙縣遵查舊規於秋成熟之際沿坵履畝抽分籽粒數千

杜白二湖全書

十五

餘石抵倒塌塘閘之費至四十五年蒙

本縣熊知縣議將槩縣田地丈量均分三則起科十二與已到官童智一等各不合與已故解貞三爲頭要將原佔湖田混同槩縣田地一體陞科偷插民號各不合收斂沾利人戶共銀貳兩送付已問結管冊吏鄭銳收受輒就捏編湖麓等號共田五百五十七畝商通未到管冊書手童深十一等各不合聽將十二等湖田挿入洪圖十二等犯該前罪俱於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遇蒙

恩詔宥免訖比十二與朱維世一等各又不合不將
侵佔湖田情由不行首鳴改正官沈元等思得
杜白二湖俱被十二等節次填佔必至盡湖爲田
數千載成業一旦輕廢百萬家民命將何依賴連
名具詞告蒙

本府行縣轉行謝主簿親詣湖邊會集糧里耆老
陳雍柯盛等公議佔湖情由結覆在縣沈元方岳
阮智與未到官馮禮等思事禾杜連名具狀又於
本年五月十三日赴告

杜白二湖全書

十六

水利道李 蒙批仰府查明究報又赴告

布政司蒙批仰府勘議報蒙府查勘間沈元等又
詞於本年十月十三日告

分守道崔 蒙批仰華通判究報又赴告

巡按李 蒙批仰華通判查究報蒙

本府知府徐 行提十二等到府審問間比十二
等各又不合執稱祖用丁開墾成田五百餘畝已
經丈量陞科十二與錢杲六等各又不合妄執沈
元葉文明聽憑奸人主唆欲壞丈量之法恃強出

蒙布政司
駁五百畝
之糧十萬
畝之家已
納之矣

頭刁告等情致准問擬沈元葉文明各依誣告反
坐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阮智等各杖罪具招通呈
水利道李詳批依擬沈元葉文明調發清泉場
照徒限加煎另項結課滿放阮智等各贖決發落
實收收管繳隨蒙

布政司駁批湖以蓄水所灌不啻十萬畝今湖作
田王浩十二等所得不過五百餘畝而十萬畝之
家皆受其害况聞五百畝之糧十萬畝之家已納
之矣所關係甚重仰府虛心訪究另議報奪沈元

杜白二湖全書

十七

葉文明等思被十二等侵佔湖田反問誣罪不甘
又詞於十二月初三日赴訴

水利道李蒙批仰府覆查詳奪嚴岳等又將十
二等佔湖事情具詞赴告

布政司蒙批仰華通判速勘議報仍將誌書送司
一檢查繳行間沈元資執誌書并水利總議又詞
於隆慶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赴告

布政司蒙批據告送府誌并水利總議到司看得
杜白二湖名爲二天近湖猾豪循山作田與地爭

水重妨農務而有司置不問此一病也開載繳明不知何故尙人不決致猾豪夤緣告擾耶仰府速查議報再遲提吏沈元等又詞於本年三月初三日赴告

都察院谷 蒙批仰水利道查報隨蒙

本道李 抄詞牌行本府即將沈元等所告事情嚴提王浩十二等逐一從公勘問明白具招解道蒙審問十二與錢杲六等各又不合隱下佔湖作田實情混稱沈元等藐欺通告挨家取利貧無奉

杜白二湖全書

十八

承等情并牽不在官沈四十告

分守道陳 蒙批仰府掌印官嚴拘追究虛心爲民造福毋縱勢豪強佔招解蒙

府行提十二等到府查審得杜白二湖關係民間利害先經該縣問勘未免偏執尙無以服其心訪得本縣吳知縣公正廉明合委查勘帖仰卽提一千有名人犯并弔各行文卷冊籍親詣杜白二湖沿湖踏勘是何年間墾佔湖田見在何人管種應否陞科補廢作何丈量是否利少害多有妨水利

各要審究明的畫圖粘帖具招連人解府覆審轉解比十二又不合爲首復同童智一等各又不合聽從仍往湖田佔種前田不肯改正隨蒙

本府華通判行拘十二等到官審得十二等混將前佔湖田五百五十七畝偷插民號及又捏編湖麓字號填入洪圖是的又蒙叅看得鳴鶴五都之田全賴杜白二湖之水古人捐田濬湖今人佔湖爲田訟構連年害非一日因襲之弊當釐改正之圖宜決俯從輿論須立界址以防侵漁曲順人情

杜白二湖全書

十九

宜固塘堤而復舊址判令十二等各以改正不許仍前佔恡取供聞問擬十二等各杖罪具招於本年五月十三日申詳

分守道陳 蒙批仰候新察院詳示繳蒙府行牌隨該本縣吳知縣於六月二十六日親詣杜白二湖地方踏勘審問問比十二又不合將復糾童智一等佔湖種田情由隱不供出致蒙審得杜白二湖委是十二等作田五百五十七畝捏編湖麓等號插入洪圖是的看得鳴鶴一帶逼山濱海不通

江潮而腴田十萬八千民稱富饒者則杜白二湖之功也杜湖舊分上下二塘與白洋湖共約五千四百餘畝計田積水以防凶旱數萬生靈命脈皆賴於此是寸湖豈特寸金哉邇來近湖居民循山作田漸以填築佔墾爲田者五百餘畝夫湖山水相連無天漲之沙灘何以有田白洋不過掘泥填築日積月累杜湖則毀其上塘泄其磬闢水落灘出漸以填補而成田耳多一畝之田則少數十畝之水且每每盜洩磬闢日夜不閉鄉民散居焉能

一一防閑湖日小而水日淺倘遇荒旱十萬餘田皆爲赤地矣此其利害之所居蓋相去甚遠屢告屢復而貪利居民猶且冒犯不顧况欲與其陞科則彼將公然洩水以防浸沒孰敢禦之水漸落而灘漸出今日填一畝明日填一畝不出十年而湖盡廢矣其間田坵高阜可以陞科無妨水利者不無十之一二但此如萍梗畱之必爲後患不如盡數改正嚴加禁止使湖無寸田庶民不生心其磬闢等處仍當嚴督啓閉定水額以防盜洩候秋冬

堰募民不時司守置板以定水則漫則啟之旱則閉之使湖常蓄聚一也防其湧嚙時其修葺漁利者有禁盜毀者有罰二也查得湖中高者積爲沙漲因以成田汙者深爲魚蕩因以取利合令浚其高土運以築堤使高者就下與湖爲平奸民無以營利三也王浩十二等要報陞科不顧大害一或聽信則彼公然侵盜其勢必至盡湖爲田所當嚴爲禁止以杜蠶食四也夫旣嚴其禁而不重其罰則趨利之心勝而畏法之意微合無今後凡有毀

杜白二湖全書

二十二

壞碶闡盜洩湖水及將湖內漲地仍前佔種治以重罪則法行而奸弭禁肅而利溥矣姑將王浩十二治以強佔官民湖泊之罪其餘量擬發落仍令該縣置立界石大書官湖邊界請給禁約嚴示以便遵守施行各情是的審供在官將十二等仍問罪犯

一照出沈元方岳阮智嚴岳王浩十二童智一朱惟廿一錢杲六葉正十七俱告紙各一分照例折價并贖罪稻穀王浩十二五十二石五斗每石折銀

貳錢五分共銀十三兩壹錢二分五釐童智一十石五斗共折銀貳兩六錢貳分五釐工價銀朱惟廿一錢杲六葉正十七各壹兩叁錢伍分俱追發官庫收貯聽候扣解通取庫收繳其杜白二湖判令王浩十二等各行政改正築塘復舊不許仍前復佔仍令該縣置立界石大書官湖邊界請給禁約嚴示以便遵行未到鄭銳係問結人數馮禮俱供狀人免提合問童深十一莫英十一顧十五王浩十五朱福十二葉正十六另行提結

杜白二湖全書

二十三

隆慶四年七月廿五日奉

軍門谷 批依擬王浩十二等追贖仍枷號一箇月計所佔湖田每畝罰穀三石備賑實收繳杜白二湖俱復舊如再有奸民佔種者照王浩十二等處治童深十一等提結發落

水利道李 批覆審得王浩十二委糾衆佔種官湖致害居民構訟初據該府徐知府止據各犯硬執祖墾之田以致輕信招誣及本道覆行備細檢勘卷籍沈元等所告是實前佔官湖地畝速應改

正一體嚴禁以杜將來繳

重清杜白二湖建立永賴碑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尙書前奉

勅總督湖廣川貴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邑人貞所馮岳篆額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行太僕寺少卿前山西道監

察御史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兩奉

勅提督北畿南楚學政邑人冲字顏鯨謨文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貴州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

杜白二湖全書

二十四

工科都給事邑人緯川馮成能書丹

古之立國者不與水爭尺寸之地陂障水澤美厥
土疆是興百物以阜兆民非特利滋大也重湖游
波山川兌順則元氣包房而無旱熯札瘥鬱瘵之
虞亦天地所含靈焉若夫地濱瀉鹵金隄土納萬
衆死生卽圭泉尾流慮關百世注蓄猶恐後矣慈
於明越彈丸邑也厥土泥塗宜秔稻重穆之饒三
農九穀水泉是資其東西南表裏紆江去海四遠
借潮汐利便往往股引自給惟鳴鶴一鄉當勾餘

湖山之麓
絕無寸田

之交處邑北鄙陂山通道薦莽之墟陬中而枕海
江源所不至霖雨浹甸滔陸爲壑稍亢陽輒收槁
無所藉手其僅僅需以立命者在杜白二湖杜湖
廣凡三千七百餘畝白洋湖廣凡一千七百畝茹
納衆山之水肇自漢時唐刺史任侗宋吳潛嘗濬
築之漑田可萬頃號爲二天言民之所由生生功
與天同也湖分上下二區鰲石爲隄下有東門張
郎西磳白洋諸閘以時啓閉而湖山之麓絕無寸
田以廣瀦蓄前人之爲慮遠矣正德以來禁弛人

杜白二湖全書

二十五

玩並湖豪右始穴堤走水騰淤作田畝收十鍾就
下爲魚池營殖自肥效尤寢廣而兩湖之天幾亡
百姓嗷嗷持挺刃相格鬪而死訟牒紛如而爭不
止更數達官不能決由其人強力足持衆自堅官
鮮當事而難任怨也邇因丈量之議諸豪家欲報
課湖田意在吞湖廣業塞言者曰鄉民羣走控籲
邑大夫一洲吳公躬歷茲土周視山原博詢父老
嘆曰此地肘腋滄溟食土之毛懸命惟湖無湖則
十萬膏腴皆赤土矣且湖山相含靜影沉碧非若

江河之有移徙灘安從生厲階之作罪在人也會
郡伯王公鵬江有海上之役亦過其鄉吳公具白
其狀指湖所在王公曰古者開湖以澤物今欲涇
湖以厲民小人干紀不可長也爲嚴湖禁量水則
固隄防樹表掇四議從縣所請聞於兩臺亟報可
量罪民之爲奸利者蓋至是復兩湖之侵疆垂將
來之法戒生靈嘉賴魚鱉咸若王道其永成矣夫
覽山川之委悉利害之源考故詢言洞若觀火明
哲之上乘也塞私門祛專欲戒因循之輒慰萬民

之情公平之選政也冒暑雨涉修途夔姍於沮洳
叢薄之間苦身集事切於家理勤宣之偉畧也因
民所利以恢百世之澤惠而不費勞而罔怨若乾
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仁膏之廣淵也是不
可以不書公之善政他皆稱是當垂光別傳此舉
則從諸父老懇勤之請云迺爲歌使水濱之人歌
之歌曰湖堤繚繞春雲橫湖水澄時嘉禾生犁鋤
一握烟雨盈婦子行饁溪毛烹東王公漢吳公君
民一念神與盟復我兩湖天重明千頃汪汪萬玉

平林花寸草赤子情滄浪一曲擊壤聲

隆慶五年歲在辛未仲秋之吉立石

慈谿縣縣丞翁汝濟

主簿謝愛尹大賓

典史閔明陽

致仕州同沈美沈愚俞鎮沈宇

經歷沈亨馮成恩沈如京沈天澄

縣丞葉綺沈珩杜德輝翁蘭

主簿阮海沈奇陳珂裘吉

耆民沈禮嚴華柴宗裘梅

杜白二湖全書

沈勉裘良吉洪謙遜樂桂

魏証葉滔遜李清廉厲英

陳卿沈殿冲吳嗣仁王彬

林治聰胡丘賢戎福張淮

王徐武

萬歷年間董應龍等佔湖種田五都鄉民呈詞

呈爲遵憲案復命湖以救萬姓事鳴鶴五都糧田
十萬八千畝逼山濱海不通江源十年九荒古人
捐田五千四百餘畝置杜白二湖計湖一畝灌田
三十餘畝唐刺史任宋主簿周重加浚築民賴其
利誌號二天嘉靖二十六七等年爭湖殺人節告
案積隆慶二年間王浩十二等佔田五百五十七
畝五都被害沈元方岳等告蒙本縣吳 本府王
勘實二湖民命所關必湖無寸田方濟民命等因

杜白二湖全書

二十八

將王浩十二等問結招詳合干上司蒙

督撫軍門谷 批王浩十二等追贖仍枷號一月
計所佔每畝罰穀三石備賑二湖俱復舊如再有
奸民佔種照王浩十二等處治蒙縣刻石立碑賓
館應卽重禁以斬禍根夫何憲墨未乾朱惟廿一
王阿京童智一等以佔湖之利鑽籽粒之征每畝
納銀貳錢以鉗鄉民之口官司因籽粒而弛禁豪
等以籽粒而肆奸且本鄉科田一畝瘠者收租三
石肥者四石湖田之肥倍於科田止收貳錢故豪

等冒利而玩法侵佔日甚今已至六百餘畝矣况鄉民捐已資以爭告豪等歛湖利而鑽刺所以告者倦而佔者愈肆湖田日增湖水日減將置萬姓於死地矣伏望我父母老翁垂救一方民命乾斷痛懲自隆慶五年以後復佔如朱惟廿一等申明軍門前案俱照王浩十二等問徒枷號仍每畝罰穀三石以充公用之外委官修築二湖塘閘俟後嚴加禁革使湖無寸田則二湖重清萬民頂德又覩一天矣事係一鄉民命公舉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杜白二湖全書

二十九

萬歷十五年四月

日通鄉具呈

本縣何 批准行

萬歷十八年五月奸民童應龍周奇四王京朱壽五錢恩四王廉二董大四章明復假籽粒佔種湖田通鄉耆里具詞如縣呈 府又增開四款具呈軍門列後

一申憲斷以除痼弊夫

軍門之批至嚴也華通判吳知縣王知府多官之

議至詳也以至詳之議奉至嚴之批宜永爲恪守夫何墨跡未乾豪等卽每畝歛銀壹兩總八百有餘兩肆行打點乘署事之官人情囑託於前吏胥譖潤於後將二湖復舊再犯照王浩十二等之批與多官湖無寸田之議廢閣不遵及每畝納銀貳錢以作籽粒是豪右之鑽刺勝於

軍門之批斷而胥吏之神通愈於多官之詳議也財足回天官湖佔爲樂業糧田變爲赤土海民鬻妻賣子之寃何所控訴伏乞大奮乾斷案行府縣悉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

如多官之詳議

軍門之批斷嚴究復佔之罪痛革籽粒之徵沿山置立界石必使湖無寸田永斬禍根法行而弊除萬姓切更生之福俯賜施行

一改冊籍以絕禍根夫舉人水手天下通典辦出田畝民亦樂輸今豪右以籽粒鑽入賦役冊內每年納籽粒銀貳錢以充舉人水手之費蓋以假納籽粒肆志得以侵佔添入冊籍成案卒難更改此豪右交通吏胥之隱禍也切查餘姚鄞縣舉人過半

於慈谿水手倍之二縣有竹溪上林東青等湖未聞縱湖田徵籽粒以供水手何獨慈谿以害民之利而充待賢之需且水手之徵自有成規不以籽粒爲增減中間之故惟在借名以滋浸漁耳伏乞大奮乾斷將籽粒盡行裁革若舉人水手果於缺乏不必辦及槩縣愿於五都田畝補數且佔湖者沿山百有餘家而受害者五都千百其姓納籽粒者除欺隱外不過五百餘畝而受害者糧田十萬八千餘畝不曰除奸革弊而權事體之輕重利害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一

之大小尤當爲生民立命俯賜施行

一修塘閘以障水利竊查鳴鶴五都不通江源旱無救濟故沿山置杜白二湖杜湖舊分上下二塘與白洋湖總計五千四百餘畝原循山爲湖高於科田塘高閘固水方蓄積杜湖上塘被佔湖豪右毀其塘閘其下塘與白洋湖塘每年縣委巡檢修築虛應故事兼種湖盜洩塘日低而水日淺去年旱災無救沿海居民十九無收伏乞行令府縣水利官於每年十一月農隙之時親詣塘所起五都民

夫查照舊分界址分投修築塘內以頑石鑲砌以備風浪冲激高加五尺濶如舊式其上塘亦照里均分內外夾以頑石高濶一如下塘礮閘原置石湫僻地難以防閑以至日夜盜洩移置東門閘或張郎堰邊庶防閑有人而盜洩有忌新修上塘一閘并舊閘四座俱應修造委官量爲估計其費盡出於五都沾利田畝督責仰承於官府工費盡出于本鄉雖不能不日成之而庶民子來情所必有也革佔湖修舊塘蓄水多而旱災有救赤溷之地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二

遂成樂土矣萬姓籲天永祝無疆之福也俯賜施行

一爬湖田以絕民害竊查餘姚竹溪湖隣于世宦孫胡等宅而佔湖過半被害海民鄒陸陳高等姓節次爭告而莫之與禁鄒陸陳高等姓聚集千人將湖田盡行爬平府縣不較尙書都憲之家亦末如何嗣後佔丈則爬丈佔尺則爬尺永絕弊根湖水利公而一鄉受福今杜白二湖佔者非世家安等守分良民不敢效尤於彼以取專擅之議奈去年

失水遭旱沿湖少收七八而海民十九無收鬻妻
賣子家啼路哭怨恨切骨坐受其殃尤不忍也夫
嚴禁佔湖痛行改正諒猶未盡不如容安等爬平
以盡去其根故敢申明於狀末俯准施行

萬歷十八年五月

日通鄉具呈

軍門傅 批仰寧波府查究報奉此先據沈安等
呈詞前事已經批縣查勘議詳未報今蒙前因擬
合并行查究爲此仰本縣官吏照帖備奉抄粘詞
單內事理卽將所呈杜白二湖拘集里長知識人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三

等該縣親詣逐一查勘卽今侵佔湖田實有若干
畝辦納籽粒若干兩收貯何處作何公用曾否詳
何衙門允行據稱有妨水利作何改正清復其田
原辦籽粒作何分豁應修塘閘幾處工料作何設
處逐一詳議明確并將有罪人犯究招連人解府
以憑覆審轉詳施行須知帖者

被犯 周奇四 童應龍 王廉二 董大四

章明五 王 京

萬歷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到縣

萬曆十九年二月又呈

軍門常原詞

狀呈故蔑憲案復佔命湖事慈谿鳴鶴一鄉不通
江源遇旱無救古人捐田五千餘畝置杜白二湖
灌救十萬八千糧田誌號二天循山爲湖不留寸
田以杜後佔總議可考禍自嘉靖廿三四年土豪
童宓等姓掘池養魚填田種禾以至鄉民持刀相
殺問擬斬絞軍徒隆慶二三年王浩十二等復加
侵佔蒙吳知縣華通判王太守勘議招詳奉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四

軍門谷將王浩十二等枷號發配每畝罰穀三
石備賑湖田改正再犯照例處治遵行在卷積書
俞安二十童應龍王京等歛銀百數乘官陞改鑽
求吏書將罰穀改作籽粒改正反爲存舊是豪等
之鑽求勝於軍門之批示書手之神通愈於多官
之禁議欺天玩法一至此極復以籽粒銀兩鑽入
舉人水手不留寸田官湖佔至八百餘畝萬歷十
五年以來遇旱無救鄉民十無九收鬻妻賣子饑
填溝壑怨聲載道前年八月告蒙

軍門傅 批府張太府備行本縣至嚴至明隨蒙
明示重加嚴禁民望復湖喜切更生豈期俞安二
十等每畝歛銀伍錢積銀四百餘兩鑽刺百出勢
欲吞湖衆稱止爬新開仍存舊佔官府之明斷未
示羣豪之惡聲先揚萬民驚戰惟呼天作主伏望
拯救一鄉民命速賜明文無分舊佔新開盡行爬
平水手粒粒盡行裁革其塘閘毀塌行令水利官
照依舊定界址起夫修築高濶各加五尺修理湖
閘工費辦出本鄉沾利田畝盡復舊制重覩二天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五

萬姓幸甚地方萬幸有此開單上告

一興利除害

國朝首政且佔湖土豪百有餘家受害鄉民千百其
姓每年籽粒百有餘兩受害糧田十萬八千有餘
量其利害之大小財賦之多寡尤宜明斷舊田新
開均爲佔湖害民若容其舊止去其新是猶除皮
膚之癩疥畱心腹之痼疾不畱分寸今至八百餘
畝若容舊田則湖盡佔爲田矣不惟重加民害似
國法亦盡廢之伏乞乾斷速行嚴明張太府新到黃

縣主查照誌書總議及王知府吳知縣勸議將湖田盡行爬平不畱分寸再斬禍根復覩二天萬民受福俯賜施行

一禮賢愛民

國典無二舉人水手將以禮賢辦出田畝通浙皆然惟慈谿近今旣辦田畝復徵湖田籽粒與湖內蒲草之價以附之且隆慶以前豈無舉人彼時籽粒無徵未聞水手有缺何獨於今以害民之利而供禮賢之需是非同仁之政也若果水手不敷願將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六

籽粒之數加於本鄉沾利田畝若曰偏累非法猶勝於湖田之害諺云一碗水一碗穀湖田一革萬民獲利誰不樂輸籽粒伏乞乾斷速行府縣將湖田盡行爬平籽粒盡行裁革水手不敷不加於通縣則加於本鄉痛斬禍根永感救死迴生之恩俯賜施行

欽差督撫軍門常 憲牌爲改正官湖事照得爲政必先除害姑息乃爲害政查得杜白二湖蓄水防旱爲利甚溥近被附湖豪民霸佔作田有妨水利

雖經前院節准糧里沈安等呈詞及
本院屢次行牌有司漫無回覆甚非事體仰府照
牌事理轉行該縣將佔種湖田盡行改正有罪各
犯究招解報仍將恢復過湖田數目備造文冊送
院查考

本院仍以此課各有司職業之修廢如再遲回定
提承行吏究革毋得違錯不便須至牌者

右牌仰寧波府准此

萬歷十九年閏三月初二日姚江驛發行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七

寧波府慈谿縣問結復湖招詳文卷

問得一名童應龍年四十六歲寧波府慈谿縣二
十八都一畝竈籍狀招本都亘有杜白二湖計濶
五千四百餘畝蓄水灌溉鳴鶴五都糧田十萬八
千餘畝上下二塘上塘置白塔嘴一閘下塘置東
門張郎堰西溪等三閘白洋湖置白洋一閘其塘
五都居民分立界址每年自行修築先年有沿湖
居民盜砌塘石鑽掘塘洞將水漏洩循山掘池填
湖作田至嘉靖二十四年間有前卷問結已故宓

榮廿五因佔種湖田致水少蓄遇旱無救通鄉居民爭水殺人沈禮九宓榮廿五等問擬斬絞隨蒙撫按二院司道本府行縣鑿巖樹界嚴示禁革傍湖居民漸復佔至四十五年間陞任本縣知縣熊奉文丈量田畝有在官王浩十二等乘囑前卷問結已故管冊吏鄭銳將原佔湖田共五百五十七畝零插編湖麓二號陞科有已故方岳沈元等連名具詞赴告

院道批發 本府轉行本縣陞任知縣吳 勘得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八

鳴鶴五都逼山臨海不通江源而腴田十萬八千民稱富饒者則杜白二湖之功也毀其上塘壞其楔間水泄灘出漸以偷填湖有一畝之田則少糧田數十畝之水一遇荒旱則十萬腴田皆爲赤土盡數改正嚴加禁止必使湖無寸田庶民不生心再立界石仍將王浩十二等擬徒申詳

陞任軍門谷 蒙批王浩十二等追贖仍枷號一月計所佔湖田每畝罰穀三石備賑實收繳杜白二湖俱復舊如再有奸民佔種者照王浩十二等

處治勒碑存証至萬歷元等年間陞任本縣知縣
戴 查勘得前湖附近居民日漸復種仍照司穀
事例共追已到官王廉二等籽粒銀叁百九十餘
兩易穀備賑奉文支銷萬歷五年間蒙陞任本府
推官葉 署掌縣事查有前銀實係無碍適值清
審丁田議將此湖田每年每畝追籽粒銀貳錢共伍
百五十七畝零每年共追籽粒銀一百一十一兩
陸錢三年共追叁百叁拾叁兩壹錢八分抵作府
縣起送會試舉人卷資路費酒席銀兩不必另派

杜白二湖全書

三十九

於民申詳

院道議入賦役全書如遇會試之期總徵支給各
舉人案証知縣黃 親詣二湖拘集里老知識魏
謙等面同覆勘湖田的確委應開復又蒙審得杜
白二湖民號二天自古迄今資其蓄水灌溉萬頃
糧田先被傍湖居民填塞成田霸截水利已經許
告問詳罰治立碑永爲禁止後又倡納籽粒遂至
公行佔種舊田之外復又侵填以至上流愈分而
下流愈竭湖田日增而糧田日荒矣何怪夫受害

之家不蠲起而連名赴愬乎今蒙查重覆踏勘明白令每於農隙之時將前新舊所填湖田無分已佃未佃盡行開掘務足舊日湖形其每年輸納籽粒抵充舉人水手卷資等項銀兩相應除豁所缺前銀雖據居民願與五都科糧田內量加徵補恐亦非經久之規况查據賦役全書原議有卷資等項銀兩與五縣一體豈得慈谿一縣獨借充於佔湖之稅乎還於均平冊內仍照舊例槩縣通融均派初非額外加徵於民也其二塘碶閘悉居民沈

杜白二湖全書

四十

安等候委官勘估工料自備修築仍督行刻期完報以時啓閉使湖流不阻旱澇有備則此一方之田均得蓄水之利而無壅淤之患矣工完立石使民永守其創立湖麓二號舊佃田畝屢經問結曾又輸稅姑不復究外今將童應龍等新佃田畝姑擬不應其未到童兎等填田則一原呈無名田今改正罪免提結伏候解詳鈞奪將童應龍等取問實招罪犯

一大誥減等各杖七十審童應龍董大四有力周奇

四章明十五俱稍有力各照例折納穀工贖罪王
浩十二王廉二王京等與供明告人沈安等告紙
童應龍周奇四董大四章明十五俱民紙各一分
照例折價童應龍董大四又該贖罪穀十四石照
例各折叁兩五錢周奇四章明十五各該贖罪工
價銀壹兩叁錢五分俱收貯庫聽扣類解童應龍
等原侵種杜白二湖湖麓二號湖田共五百五十
五畝二分九釐六毫及今新填湖田一百三畝悉
行改正永不許佔種湖麓二號每年每畝申抵籽

杜白二湖全書

四十一

粒貳錢每年共該壹百壹拾壹兩六分三年總徵
銀叁百叁拾兩壹錢八分追抵府縣給舉人卷資
路費酒席銀兩相應除豁自萬歷十九年爲始今
復於均平冊內槩縣派徵其十七年十八年之湖
田童應龍等已經種收二年共該籽粒銀二百二
十二兩一錢二分合行追抵舉人卷資等銀二湖
塘閘碾碾候委官督率五都得沾水利人戶分立
界址自行備價買料修築堅固嚴督司守使湖時
常蓄水改正湖邊仍立板榜禁約嚴示沿湖軍民

原水錯三
兩今照原
大

人等如有仍前毀壞碑閘盜洩湖水及將官湖作田佔種司守人役並治以罪未到童兔并田丈出改正姑免提餘無別照

萬歷十九年閏三月縣招申府七月十五日寧波府申詳 合干上司

萬歷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奉

軍門常 批杜白二湖蓄水灌田一方永利若使奸民承佃將無紀極民生何賴依擬查照舊形盡數開掘卷資路費槩縣攤派仍立石遵守不許再

杜白二湖全書

四十二

行侵佔童應龍等四名贖完發落其餘八衆免究餘照取庫收繳

察院黃 批杜白二湖大關水利乃童應龍等圖佃侵塞取資公家之利甚微而貽民家之害滋鉅切議極明悉矣應龍等姑依擬嚴追種收籽粒贖發庫收繳一應改正開復勒石禁止俱如照繳海道吳 批地方利害原有大小官府爲地方計當擇其大而畧其小看得杜白二湖灌田十萬餘畝真一方之大利籽粒百金之害而妨其水利哉

土矣先是邑大夫往往釐正無慮三五申合然載復載阻鄉之訟諫如山至磽磽相格鬪以死而莫可竟邇朋家且以利賈借籽粒以佐賓興計淤湖爲永業用塞言者口當事者牽於利害莫或一割毋惑乎厲階之於今梗也歲庚寅太倉黃侯甫下車輒問民所疾若鄉二老羣走控於庭侯慨然曰利百則法必守害百則法必更蓄瀦之與淤阻利害奚啻百十矧稱名佐費取義非矣奈何以一鄉之務官授之柄與朋家爲政哉爲白其狀於

兩臺司郡俱報可則之部趾履湖山之麓量侵田廣狹定以尋丈約以期日盡二湖舊形而復之令朋家不得擅攘自封蓋自唐刺史任侗宋吳潛浚築而後復觀二天侯之功誠鉅矣昔李栖筠復鄭白二渠毀水磴以灌萬頃孫曼叔禁竊渠黠豪致萊畝率成沃壤二子者傳所稱慈儉吏其始未嘗不犯怒速謗迄其後而守約束不忍弛也侯今用人和完地利跡因於前而功倍於初民情歡豫不俟異日比侯於二子不尤遠乎是役也垂永澤以

惠祛積蠹以義燭利害以明奮獨斷以任輯強梗
以和一舉而五善備焉侯他善政多類此不具論
記所以復二湖者如此斯父老請命於監司意也
非我侯意也侯名元勳字明宇己丑進士吳之太
倉人今幸我邑侯父母顧公下車成其事萬民忻
躍頌黃侯之德而感顧侯之恩於不衰侯諱言字
中瑜壬辰進士吳之江陰人
萬歷二十二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穀旦

萬歷二十年奸豪余明十一等復佔五都耆里沈安華等具呈縣府招由文卷

一名余勝卽余明十一年五十二歲係本縣二十九都四畝匠籍狀招本都亘有杜白二湖計濶五千四百餘畝蓄水灌溉鳴鶴五都糧田十萬餘畝上下二塘上塘置白塔嘴一閘下塘置東門張郎西溪等三閘白洋湖一塘置白洋湖一閘其塘五都居民分立界址每年自行修葺先年有沿湖居民盜砌塘石鑽掘塘洞將水漏洩掘池填湖作田致

杜白二湖全書

四十六

嘉靖二十四年有已故宓榮廿五等因佔種湖田致水少蓄遇旱無救通鄉居民爭水殺人問擬絞斬軍徒已蒙

撫按司道本府行縣勒石樹界嚴示禁革四十五年間奉文丈量田畝有王浩十二等乘囑已革管冊吏鄭銳將原佔湖田共五百五十七畝插編湖麓二號陞科有已故方岳等連名具告

院道行府發縣已將王浩十二等擬徒申詳計所佔湖田每畝罰穀三石備賑至萬歷元等年間附

湖居民日漸復種仍照罰穀事例共追不在官王
康二等籽粒銀兩叁百九十餘兩易穀備賑奉文
支銷至萬歷五年間蒙

陞任本府推官葉 署掌縣事查有前銀實係無
碍適值清審丁田議將湖田每年每畝追籽粒銀
二錢共五百五十七畝每年共追籽粒壹百壹拾
壹兩六錢三年共追叁百叁拾叁兩壹錢八分抵
作府縣會試舉人卷資路費酒席銀兩不必另派
於民申詳

杜白二湖全書

四十七

院道議入賦役全書如遇會試之期總給支繳各
舉人案証有別卷已問結童應龍等於舊填之外
復又新填以致湖田日增湖水日減連年旱荒二
十六都至三十都田畝缺水救灌害各無收該都
里耆沈安華等具呈

陞任軍門老爺傅 行府帖縣查究間奉前任
巡按老爺黃 明文行縣條陳應興應革事宜隨
該

本縣知縣黃爺將二湖應濬緣由申蒙

本院批行

陞任海道老爺張 憲牌行府帖縣逐一查勘蒙
本縣知縣黃俞親詣二湖拘集里老知識魏謙等
覆勘得童應龍等除原種湖麓二號湖田外各又
倚舊新填湖田一百一畝蒙將應龍等問擬杖決
及各將前種湖田并先年申派籽粒銀兩悉行改
正除豁舉人卷資等銀派入槩縣均平銀內且招
申府轉詳

撫老爺已遵批文勒碑嚴禁外余明十一等又不

杜白二湖全書

四十八

遵嚴禁恣意趨利漸種湖田各多寡不等共計田
十八畝零又以管種納課詞撫復湖蓄水萬民頌
公但白洋湖山裙高田十餘畝並不侵佔水利等
情於萬歷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具告本縣查勘
問該都耆里沈安華等亦連名於本年七月初三
日詞開余明十一等二十名復行填種一百餘畝
一夫倡禍萬姓效尤不一年而湖盡爲田等情具
呈本縣隨據沈安華又於本年七月十三日詞開
余明十一五名在狀赴告

本府蒙府仰縣究解當行本縣水利李主簿履畝踏勘余明十一等佃種湖田各畝數該衙另由具冊連人牒解

本縣知縣黃爺覆審得余明十一等皆杜白二湖附近居民也稔知湖田易種利饒各將官湖掘土爲池益土爲田以耕以漁漸侵漸塞致絕水利非一日矣先年告輸籽粒將藉爲永估計也本縣查拘通鄉耆里沈安華等呈詞體知二湖灌溉一方湖田日廣則湖日淤利一害百也法當嚴禁已經

杜白二湖全書

四十九

條議除稅改正由詳

撫按道府案卷猶新也乃頑民趨利冒罪朝禁而夕犯之以致通區里耆告府批縣帖水利官履畝丈

勘分計二湖之數佔種共四百四十八畝有零造冊牒縣審將各犯擬杖示懲每畝仍追穀價銀肆錢以爲建造本縣學倉之需仍將前田改正嚴行禁止永杜再侵之漸合將詞內有名人犯具招由解

一議得余明十一等所犯俱各依不應得爲而爲之

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

大誥減等各杖七十審余明十一俱有力王文明董
應鶴吳四張瑞十一董森六蔡十二俞明俞三八
葉五一王章八沈賢俱稍有力各照例折納稻穀
工價贖罪張阿捨朱澤十二沈良俱無力依律的
決與供明沈安華等俱候抄招連人申解覆審允
示施行

一照出沈安華等告紙余明十一等俱民紙各一分
俱照例折價余明十一各又該贖罪稻穀十四石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

王文明等各該贖罪工價銀壹兩叁錢伍分招斷
余明十一等原種湖田共計四十八畝三分各照
原種畝數每畝仍追穀價銀四錢共該銀十九兩
三錢與紙贖俱追收貯庫聽候批允動支建造本
縣儒學義倉外其餘仍糴稻穀入倉聽候寒生告
賑通取倉庫收附繳其原種湖田遵照原禁悉行
改正永不許再種未到錢榮八另行提結餘無別

照

萬歷廿二年羣豪朱維等復佔五都里遞沈安等呈
督撫軍門王

呈爲頑豪藐憲復佔事鳴鶴五都糧田萬頃全賴
杜白二湖湖水灌救湖存水足則民生湖廢水減
則民病所以爭水殺人致問斬絞軍徒上年安等
將佔湖土豪童應龍等呈告

軍門准行府縣勘改十九年七月奉

撫憲常爺嚴批查照舊形盡數開掘改正立碑遵
守不許再行侵佔二十年余明十一等復佔告府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一

批縣究申案存正在遵憲立石將垂萬世不磨永
絕強梁吞噬豈期立法之始朋惡朱維等藐官蔑
法仍今強佔復種如故一夫倡禍萬人效尤不一
年而湖盡爲田憲案同於故紙方命害勝四凶蓋
緣禁輕豪玩職此朝禁夕犯也仰叩委官望青踏
勘逐片丈量挨畝罰穀上倉痛追上年花利抵補
移縣工費責令佔犯督丁各認已田勒限卽時爬
平疆界斬絕禍根懇奮乾斷照依強佔官民湖泊
律例重禁庶豪畏法而忘利令行而禁止

國課有賴恩德同天有此激切連名上呈

軍門王 批仰縣查報

署慈谿縣事寧波府推官張 查覆

撫院申文

杜白二湖蓄水灌溉一方之田其資利甚溥而近湖住居十萬八千餘畝之田皆賴生活而其中奸民屢以湖田爭競刺刺不休此非有他故也蓋本湖坐落三面傍山一面築堤蓄泄自堤而下居民是沾湖水灌溉者自山而上居民是不賴湖水之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二

有無者惟不賴湖水之有無故所利而垂涎者正此山麓之湖田惟專賴湖水之灌溉故所不利而忌侵者亦此山麓之湖田及查湖田之所由來固非朱惟等之祖業亦非二湖之所本有止因靠山流沙淤塞日積一日沙壅湖傍久則成地而近湖之民若朱若童若章若周等姓從而開墾爲田私自耕種又懼覬覦者之呈舉也乃假以陞科公議開報在官而一時當事者意謂歲增公家百金之課遂暫許之而佃者以唾手而得膏腴之地念種

不會年侵一年久假不歸又惡知其固爲公物也
但山土之崩溢也無已故湖中之淤塞也亦無已
此之湖田多一尺則彼之湖水必少一尺朱維等
爲便已之私圖致妨衆姓之公利本縣止爲每年
得百金之新課而不知民間十萬八千畝之舊額
則所關輕重當有辨之况卷資舊額派載在全書
原不利此倘及今禁止猶或可及若緩焉猶豫視
爲兩可恐湖田日增湖水日減而此方之民不至
於相爭相殺而驅之血肉土地不已也合申明原

五十三

杜白二湖全書

議速令刊石嚴約禁止庶人心自定爭端可杜矣

鳴鶴五都士民仝梓

杜白二湖永久議

邑進士石南葉應乾著

杜白二湖蔭注鳴鶴五都十萬八千餘畝之田所稱二天久矣湖之內初未有田也湖之有田自不築堤岸始堤岸何以不築也民力不齊習於怠惰任其廢闕卽有巡行水利之官每年收得常例卽有廢闕而不之問甚至奸民私置湖洞潛自偷放亦有常例而不究上下相瞞故湖堤日低無如之何今北自鳴鶴塲起一段又南自石湫頭起一段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四

皆堅厚高濶此故額可鏡也旋至中間或高或低或起或伏廢闕甚多盡失其故矣然則欲其積水也可得哉水不積則四岸皆可田者其勢然也日積月累田邊田地邊地漸漸開闢漫延幾及湖心蓋田愈多則湖愈隘湖隘則水不廣而十萬八千餘畝之田灌溉不及遇旱仰天無望束手無策故有今日之爭焉第沾水利者以田多湖隘爲辭而不原其所以隘之之故得田利者以相承耕種爲辭而不原其湖初無田之說各執一端互相告訐

比及委官行勘則見田畝相連乃天地自然之利而一旦遽奪之使不得種似非好生之心故始而欲以與民者此見牛未見羊之說也及見故牒所載十萬八千餘畝之田皆仰給于湖水而爭此水者盡五都之民則又計切民隱而嚴爲之禁今歷奉

上司嚴切批詞可考也不移時而爭此田者又訴之切而紛紛起矣當事者惻隱之心感物而動未免又生右心旋稽往牒則又斷然以爲不可湖之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五

告訐案積如山而皆無補于爭者此也自予見之無慮七八次矣或問罪或刻碑每見海邊諸公熟記

上司嚴戒之詞彙成一帙以爲可以息爭矣而不能息民貪利之心何益哉予家近二湖暇時集父老議頗知其詳乃反覆細思以爲欲息湖之爭者必在于築湖堤堤旣築則滿湖皆水滿湖皆水則見水而不見田况水勢衝激則舊成田者皆蕩而爲湖矣雖有覬覦之心何自而生哉凡小人見食

則必爭世固有紛兄之臂而奪之食者豈有目前
之田其能不垂涎乎而欲禁其不染指也故又有
不畏官法而偷種湖田者能盡防乎爲今之計在
上司不可不嚴其禁在五都不可不究其原天下
事不一勞者不永逸也莫若急懇

本縣正堂父母作主檄佐貳父母一位親到湖邊
會集五都沾利識達長者先築湖堤其法將北自
鳴鶴場原舊高堤土處丈量至石湫頭原舊高堤
土處共若干丈卽以十萬八千餘畝田地會計之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六

每若干畝管築一丈以天地元黃爲號每一號管
十丈如天一天二之類天一爲一丈天二亦二丈
挨次編去會計既定分派于五都遞年每遞管幾
丈每里以本里識達長者率之卽令照畝出銀作
爲工食每一丈基廣六丈頂收四文務要土石相
和高厚堅固上接石湫頭之高下接鳴鶴場之高
不徒虛應故事照數加置閘板片片上下子口相
護亦不如往日混置板而已也乘趁農隙作速完
工而又令築者以三年爲期如過三年不壞者官

爲獎之如有壞者管理人役自備工料填補之又設巡湖老人每都一名共五名分管而以松浦向頭司巡檢統之令其督率老人日逐巡視遇有損壞及有偷掘放水者報官拿究如不報者被人告發老人同罪巡檢戒飭每老人每年能舉一二放水者計功行賞其老人三年一換或五年一換如此行之既久人心自安此堤旣成貪心自息又何釁而可逞其無忌之訟哉且杜湖地勢南高北下舊設腰塘西起白塔嘴東抵黃泥畧口分爲上下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七

兩湖中置一閘故址見存腰塘廢則水落灘出南望皆田也腰塘築則上湖之水亦滿橫田塍下皆湖也橫田塍下從來原無寸田所隔止此一塍其修築尤要其丈尺分派亦當如前今不修築此等塘閘每見告湖一次每田斂銀以作盤費如填溝壑莫若今總出若干以絕後患以垂永久此誠二天之大利也往年亦曾僉報大戶分役修補矣然皆爲吏書侵尅官價責以倍出已資徒應故事何益于湖欲絕告擾必依前法不則復有見牛未見

羊者起矣何時已哉何時已哉謹著鄙議以備採

擇云峕

萬歷二十一年歲次癸巳夏五月也

一問得 一名陸大有年二十五歲寧波府慈谿縣
都 圖民籍狀招大有投充本縣承發房書手
凡遇上司批詞事件是大有掛號始付各房承行
本縣鳴鶴五都杜白二湖廣凡五千四百畝蓄水
灌溉五都官民田十萬八千畝杜湖分爲上下二
塘上塘置白塔嘴一閘下塘置東門閘張郎堰西
碶閘白洋湖置一閘其塘五都居民分立界址自
行修葺以備旱澇唐宋以來迄爲定制至嘉靖初
有附湖居民將湖邊高阜沙漲處所佔懇成田佈

杜白二湖全書

五十九

種約六百餘畝致水少蓄通鄉人民告蒙

撫按司道行縣鑿石立界嚴示禁革至嘉靖四十五

年本縣奉文丈量有在官王浩十二前卷問結王
浩十二乘將佔種湖田五百六十七畝偷插湖麓
二號升科已故方岳等連名具告

院道批府行縣該吳知縣親勘嚴禁將王浩十二
問徒解府轉詳

軍門老爺谷 蒙批王浩十二等追贖柳號一箇
月計所佔湖田每畝罰穀三石備賑實收繳杜白

二湖俱復舊再有奸民佔種者照王浩十二等處
治萬歷元年間本縣戴知縣查得前湖被在官王
廉二等日漸復佔共追籽粒銀三百九十餘兩易
穀備賑至萬歷五年蒙 本府葉推官署縣事清
審丁田又將湖田每年每畝追籽粒銀二錢三年
共追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八分抵作本縣起送會
試舉人卷資酒席銀兩申詳

院道議入賦役全書萬歷十四年蒙

撫按明文示諭軍民人等但有荒蕪地土許容開懇

杜白二湖全書

六十

每畝納稻備荒有問結童賀卽童應龍告縣給帖
在舊填湖田之外日漸新填以致在官里遞沈安
華等于萬歷十八年呈府及告

軍門老爺傅 批府查究報隨奉

巡按老爺黃 明文著各府縣條陳興革事宜該
本縣黃知縣條陳扒平改正杜白二湖緣由申詳
蒙批

巡視海兵道查議報隨該

海道老爺張 憲牌行府查議轉行黃知縣查勘

二湖湖田盡行扒平勒石永禁卷資酒席照舊派
入該縣均平追徵將童應龍問罪申府覆審具招
通詳 二院俱依擬追贖立石嚴禁後童應龍等
仍復佔種湖田不已本縣照罰穀事例歲追籽粒
銀一百二十兩因本縣改造縣治公費支銷訖萬
歷二十七年奉 上司明文如有無主曠土許貧
民開種三年成熟升科突出在官俞隆朱維澤王
一白童應龍王浩十二等各不合復佔種湖田仍
圖升科與在官施恭五卽施一陽張四六不在官

杜白二湖全書

六十一

羅元等連名呈縣行查間俞隆等以叩憲庇國福
民事并訐已到官羅禮廿八在內于本年四月十
四日赴呈

軍門老爺劉 蒙批仰縣查報羅禮沈安華與在
官唐彩陳福等以逆憲謀佔官湖事于本年五月
初五日起呈

本部院 蒙批仰寧波府問報沈安華等又詞告
水利道老爺吳 批寧波府查報羅禮沈安華等
又以滅憲謀佔官湖以絕竈命事于本年五月二

十日具告

鹽院老爺 蒙批仰寧波府查報行間俞隆朱
惟澤拘提到府隨該備牌抄粘憲詞并發有行文
卷書冊碑記仰縣照牌事理逐一從公查勘明確
具招連人卷解府等因到縣查勘間俞隆以逆旨
事朱惟澤以裕課事并不在官宓華爲証王盛以
遵旨事并許在官洪華解憲爲証各于萬歷二十
七年四月初五日赴告

巡按察院老爺李 蒙批仰縣查報沈安華等以

杜白二湖全書

六十二

遵旨復湖以救一方民命事并許在官朱壽五并
不在官葉助等在內同日赴告

本院蒙批仰縣究解沈安華等又詞告府仰縣刻
期勘報隨因顧知縣陞任未曾勘結俞隆朱惟澤
王盛朱壽五王廉二等竟將湖水偷決佔種前田
淹沒湖外苗禾比沈安華羅禮等與已到官戎來
賓等并五都人民上湖拔禾補苗互相爭毆戮傷
沈康小八戎來賓沈安華等以佔湖殺竈事并許
已到官俞甫三十八俞敬一不在官俞慶十八俞

甫一六在內本年八月十八日赴告

鹽院老爺葉

批仰慈谿縣勘問報致該署縣印

巫爺將批詞發與大有掛號俞甫三八慮恐問罪
解府要改故弟俞甫五八出官私付大有銀三錢
却不合枉法接受入已將俞甫三八改作俞甫五
八付與到官楊汝成出牌比戎來賓等查知前弊
不甘以藐憲大弊事復告

本院蒙批仰縣併問報今該本縣韓知縣親詣杜
白二湖拘集里老履畝逐一踏勘明白將俞隆等

杜白二湖全書

六十三

帶回到縣審得杜白二湖塘閘合令鳴鶴五都沾
利人戶計田多寡分派用石填築各加五尺務使
堅固蓄水仍召湖外居民充當閘夫管守任其起
閉以防禦旱澇仍僉里長數名爲巡湖老人以杜
偷決等弊其依山高阜舊墾湖田俟清明水漲時
水石到處會同里長計其丈尺立界仍聽耕種納
價庶免透支其納價銀外另行查府縣賦役全書
內一欸有府縣起送會試舉人卷資路費原係杜
白二湖籽粒銀出辦自萬歷十九年以後奉文革

除已經該縣派入均平理合將本書改正不得以湖田籽粒影射重科將太有等取問罪犯具招連人解送

巡按老爺李 蒙批海兵道覆議報隨蒙本道憲牌仰府卽吊該縣并該府管糧廳有行始末文卷并招內有名人犯從公查審議擬妥確限十日內具招解詳以憑覆議轉奪等因蒙府查得羅禮等所告湖田事情據經該縣招斷詳批發府覆議係關水利備牒本府黃通判卽吊該縣并各應查有

行始末文卷及招內事情備細查勘明確牒府覆審轉詳等因隨蒙本廳親詣杜白二湖會集慈谿縣鳴鶴等五都里遞保副長週圍踏勘得慈谿縣杜白二湖灌溉之田號稱十萬八千餘畝此未便于稽詳而沾利之戶則自廿六都以至三十都此五都其槩也是爲鳴鶴之五都者也杜湖長十里橫三五里不一白洋湖週圍七里共約五千四百餘畝慈之西北逼山濱海河源不接灌溉必資於湖故二湖實相連云職始至見其湖頭盡處去水

二湖之臣
決不可使
有也

稍高兩旁閒亦有然者似皆可以成田而于水無
相妨碍令其納價而每畝三十亦慈定二縣韓與
朱之所議者第意其未有升科之說故莫杜其告
爭之訟而復擬斷其升科矣于此別去繼而五都
之皓首龐眉俯伏道旁含淚乞憐殆有痛失所天
之狀職復細玩湖情而遍諏輿論則知二湖之田
決不可使有也何也開數畝之田則必儲數畝之
田之水則必鑿足供數畝田水之塘卽非塘鑿亦
必長濠巨壑見今可據也自是而遞至于數十畝

杜白二湖全書

六十五

數百畝之田田猶是則鑿塘亦猶是如此而不妨
湖外之田之水未也此爲湖外之民病一也抑春
雨水宜蓄也彼因患于淹沒則決而瀉之夏旱水
宜洩也彼因利于車蔭則必障而壅之鑽穴穿洞
填塹圍塍爲洩爲壅罔非利已湖外之民焉得蚤
夜爲防此湖水卷舒收放之權握之由內而湖外
之民聽之而已此爲湖外之民病二也猶且湖內
之田不去湖外之民必爭爭必訟訟必鬪而相毆
相殺之禍如昔時沈葉俞童宓王施張案至今在

也然則湖田之害豈獨湖外之民病哉此爲湖內
湖外之民俱病三也所謂湖田之決不可使有也
然猶有說焉前擬納價訪寧郡之田上者不下六
七兩中者五六兩而湖田則最上膏腴之畝也每
畝三兩衆固不平卽令納價出于三兩之上至四
兩五兩焉似以湖而易價亦甚非官府因勢利民
之雅道也納價似未可也前擬升科夫湖田旣已
升科則公然輸國稅之田矣稅也爲國則水也亦
爲國而湖外之民烏得告其湖水之佔也又況此

科一升效尤者衆新法雖嚴而執詞有例矣後將
何以收拾之升科似未可也前有加築高堤之議
據職之見湖內之田旣去合將加堤之力倒平現
田之土使田入于塘池濠洲之內則滿湖皆平水
多之時固稱深湖卽水少時而淺薄之水亦溥浸
于湖中而湖田自息籽粒不必裁界石不必立而
且成一目大觀之象矣况倒平之力又孰便于加
築之功卽加堤似不必也卽又以湖內之田論彼
固未之納價未之升科者也今欲去之而不復留

則亦去其分外之物耳而非失其所固有相傳之業也且邇來數年亦皆奉文追沒於湖而未之耕種矣惟是舊年纔復種焉則又生此一端之說矣豈謂湖田之去而重爲湖內之民病哉職謂湖田不可使有而亦不必使有也然猶有說焉湖內之田決不可使有也而湖之上有高阜之田瞰山下者去湖尙隔一溪此非湖也亦非湖田也而說者謂不以此田而盡去之恐後作湖田之厲堦耳此甚說之遷也湖之田與湖之外有日者皆能辨

杜白二湖全書

六十七

之烏得指山以謂水乎職爲此田當爲原主照管而有無升科該縣查之可耳又以白洋之西接于餘姚之界其田于湖者雖數不多然均爲湖內之民則當遵湖內之例不則湖田旣一而去存有二恐不足以示畫一之規也至于閘口礮堰之修此故事耳無言也等緣由 署印同知黃 覆審得杜白之湖一也近湖者利于便處爲田湖外者利于多水承蔭然爲田者數十餘家而承蔭者千百其戶蓋慈谿自廿六都以至三十都皆承是蔭者

也所謂鳴鶴五都是已使皆是湖卽皆是蔭也牧
民者豈不欲彼此之民竝沾其惠哉顧水時宜蓄
也而田者洩之水時宜洩也而田者注之則田湖
之民與湖外之民利害相殊而好惡之互異也茲
以利害多寡之分數權之似宜盡田卽歸湖可耳
況湖內之田時種而時廢其田且非價買相傳之
業以此構訟不休歷案軍徒比比則尤可鑿者也
田湖之民得非狃目前之利而忘舊轍之尋乎此
舊年卑職之親詣卽申有成案在也但湖上有圳

杜白二湖全書

六十八

圳上有田此則當留以遺民而未可執一以槩湖
田之廢也彼此爭湖皆爲生養之計非故越爭姑
以原被首犯纏訟竝擬之杖具招解蒙帶管 海
道老爺張 覆審得白杜二湖之水鳴鶴鄉十萬
八千之田灌溉胥賴其有利于民者甚溥先年近
湖居民將流沙淤塞處所開墾爲田私自耕種致
起爭端業經究罪招詳勒石永禁矣俞朱等乘有
開墾明文仍掘池填田佔種禾稻是以鄉民沈戎
等受害不甘連名具告夫理之是非不出民情之

賓俞甫三八各告紙一分陸大有王浩十二各民
紙一分照例折價并各贖罪工價陸大有俞甫三
八俞隆王盛朱惟澤童應龍王浩十二各該銀一
兩三錢五分陸大有一兩五錢并枉法接受俞甫
三八銀二錢合追入官俟追收貯官庫聽扣類解
通取庫收繳照

通詳三院奉

巡撫都御史劉 批兩湖水利歷行禁案甚明奸民
借詞妄起爭端可恨依問仍加責二十板示懲墾

杜白二湖全書

田改正歸湖繳蒙

七十

巡按察院馬 批閱二湖水利所關甚大則湖不可
爲田明矣豪民安得而擅墾之如斷繳蒙

巡鹽察院周 批以利計之田湖之民少而湖外之
民多自宜從其多者該縣所處良當豪民墾田著
速改正歸湖不許混佔

寧波府慈谿縣鳴鶴鄉里遞葉浙等

呈爲冒 旨佔湖蠹國殃民事鳴鶴五都糧田十
萬八千畝逼山阻海不通江源古人捐田爲湖聚

納諸山灌水旱澇有備誌號二天節被奸民佔湖
爲田屢告屢復憲案碑書存証突出棍惡俞隆等
機瞰部文開墾曠地計操復沾沈安華等奔告
撫批縣究解因無正官賄捺吏書沉沒憲詞偷洩
湖水恣佔插苗駕禍糧田雨後增水數尺淹死早
晚禾稻痛思杜白二湖百姓血食倚靠豈是無主
曠土竝非江瀕海隅有何天漲沙塗今遭黨惡朱
壽五等詐冒

聖旨欺誑天人流毒通鄉頓絕課命地方水患莫大

杜白二湖全書

七十一

於此見奉

老爺明文清查災傷重輕仰叩軫念民瘼督批廉
明朱知縣嚴懲稔惡照案改正庶郡奸警惕萬民
頌德上呈

萬歷二十七年六月

巡視海道范 批仰定海縣查報

寧波府爲禁約事照得本府通詳俞隆等侵佔杜
白二湖招由奉

都察院劉 批

按院馬 批

鹽院周 批各改正等因俱經行縣遵禁在卷續
據王盛等逆禁隱情奉文開墾曠土成熟墜科又
稱湖上有圳圳上有田等情狀詞到府就經批縣
查報去後隨該該縣覆查得湖田之禁 三院詳
允今王盛等復有前詞叩乞嚴禁等情前來據經
查得杜白二湖灌溉糧田十萬八千餘畝夙號二
天固五都生靈命脉也湖內種田則水利壅塞利
小害大不待智者而辨之去田復湖之案幾積如

杜白二湖全書

七十二

山王盛朱惟澤等猶視之垂涎指圳上有田數語
爲之口實耳夫除害必拔本塞源凡近湖諸田一
槩不許種方保水利仰縣查行姑將呈首王盛等
責十板警衆批發訖合給示諭爲此除王盛究治
外示仰杜白二湖地方一應軍民人等知悉今後
務要各遵明禁不許如王盛等隱情妄呈仍前佔
種湖田致妨水利自取罪戾若有故違許地方人
等指實赴府陳告以憑從重究治容縱不舉者一
體連坐決不輕貸須至示者

萬曆三十年六月

慈谿縣鳴鶴五都里老邱賢等

呈爲電閱成案亟祛積害事古置杜白二湖額救
糧田十萬八千山水相連絕無寸田利溥五都誌
號二天向被附湖奸民循高作田就深掘池屢告
屢復不遂私情卽捏公務或投鄉宦抵補城基或
賄積書陞科入冊或願輸穀入倉備賑或甘納銀
折充水手事公害大一槩除豁雖係下人呈告實
由上司裁奪府縣各有改正文卷都里俱存刊刻

杜白二湖全書

七十三

全書經今荒廢六載竝無耕種一人突出棍惡俞
隆等輕葭靈案藐視國法鼓黨王一白等恣將改
正湖田悉行復佔插秧

撫按批詞玩若故紙任意用強勝如化外據稱湖內

有田一鄉可種豈止俞隆等人若云高不妨水則
三面可耕何獨敏畧等處告田爲湖者初非懷私
挾仇止是爲課爲命佔湖爲田者全在利已妨人
何用賠租賠稅沈安華等所告專慮以高作田大
妨水利旱則閉閘留水不容盡放救苗澇則決塘

盜放先行偷洩害衆勢必爭奪禍無紀極是以
古郡侯防微杜漸俱蒙依制復湖竝不姑息存田
今幸 老爺甫臨本縣勝天啟目哀叩備闕成
案恢復二湖值今苗禾已秀實穫在邇若不速斷
扒平必致放肆收割後雖繩法先已得利叩乞出
示撤毀斬絕利源庶奸惡知警民害永清上呈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

日

本縣潘 批查勘

本縣潘 四月內親詣杜白二湖踏勘冒風冒雨

杜白二湖全書

七十四

歷盡崎嶇山麓任勞任怨力拒勢要尺牘仍於六
月內委鄭典史督率五都里遞拔苗伐樹斬斷不
了禍根塞洞平地頓復已虧湖制具由申詳司府
慈谿縣爲電復官湖普救民命再加脩築以垂萬
世事據鳴鶴五都耆民樂恕葉滔林義張喬翁智
等呈稱鳴鶴一鄉東接定海西界餘姚延袤二十
餘里逼山濱海不通江源旱澇相仍饑饉薦至賴
古賢哲捐田爲湖蓄水救旱傍海開閘泄水防濫
頌稱二天萬民受福近被附湖豪民佔湖作田大

失古制沾利人戶經年告訐屢禁屢佔旋告旋復
止有揚湯之計竝無熄薪之謀今幸

天臺專心興利除害注意拔木塞源二湖重清萬
民永賴所有脩築事宜應動錢糧甘在十萬沾利
田畝派徵思得工程浩大恐難遙度仰叩專委典
史估計停妥派在二十三年料銀帶徵發與委官
轉給大戶買辦木石僱倩人夫民皆鼓舞樂從事
可不日而成等情到縣據此看得杜白二湖坐臨
濱海南山之下廣計五千四百餘畝其杜湖之內

杜白二湖全書

巨設腰塘

向有南灘高阜將及其半巨設腰塘故塘以界地
勢之高低分爲上湖下湖蓄水灌溉鳴鶴五都糧
田十萬八千慈民稱爲二天北設海塘備禦潮患
以固一方誠生靈保障也因年久腰塘廢弛形跡
雖存水無節制俱歸下流而泄其灘露處豪民墾
佔作田壅塞以妨水利其在深處掘池蓄魚隨便
開壩以肥私家又於故塘之下私開塘洞張捕魚
蝦偷洩雜注是以一遇旱致合一鄉滋灌失藉屢
禁屢佔官案爲空文矣卑縣自莅任以來見五都

腰塘廢弛

之民水利連年訐告悉查院司道府積案而知豪民敢于犯禁者以田塍可據公費爲名弊源未清也故于往歲六月已經親詣踏勘彼卽廢田平塍無據侵種併革從前官追籽粒與湖內草稅不得以公費藉口然非重建復舊則雖能革豪民霸佔之患而終不能永遠以興五都水利此卑縣夙夜疚心思工費浩繁公帑無以爲策今據居民備稱甘于五都沾利田畝派辦工料以埋石堅立則正疆界以重建腰塘則復舊制中開一閘則備啟閉

邊築淺壩一區則洩泛濫併脩原設塘閘上下積水則可隨時放洩斯信萬民灌溉有賴而一勞永逸計也又恐前議未經會同復委典史鄭逐項查勘果衆情允協是此功告成不惟五都生命有賴而國課攸關亦非淺鮮但前項工料派辦于佔利田畝卑縣未敢擅便理合具由呈請
裁奪施行

計開興革事宜八款

一築舊塘以廣茹納杜湖廣凡三千七百餘畝三面

距山北抵故塘形如建甌若無節制水俱歸下北平故塘南向灘出以致奸民作田佈種故有腰塘之築以界地勢之高低分爲上湖下湖迄今腰塘雖壞基址尙存亟宜修築兩傍用石密砌以防衝決仍建一閘以備啟閉又築一壩以泄泛濫洪水不惟免妨湖南之居民又可拖揪船隻卽北方謂滾水壩也

一增湖閘以免淤塞白洋湖廣凡一千七百餘畝地勢中深形如食鍋舊制一閘在地僻山邊隣於姚

杜白二湖全書

七十七

地一遇放水慈人未沾而餘人先得故更閘于鳴鶴場前其如閘高湖低水無半泄是亦一患爲今日計相其地勢低處增置一閘水可盡放田可多灌新閘亦不廢弛一湖兩閘不以爲多而人皆稱便

一堅故塘以防偷泄杜白二湖北面俱抵故塘一遇南風大颶波浪洶湧衝擊崩損故用石塊密砌以固其塘近被奸民私置塘洞偷水灌田張鰈捕魚者約有二十餘處事雖小可蟻穴決堤水滴石穿

防微杜漸者決不留此以妨湖利須著該管地方里老從實供報盡數填塞塘內密砌石塊石外密加木椿塘面加高一尺有闌去處各用細石砌成一壩以便拖撇船隻亦可許塘面開溝車戽湖水築完之日分派各都里遞認號看守萬一崩損看守之人脩築不得扱及各都里遞

一革閘夫以省工食二湖共置五閘每閘僉夫看守以司啟閉其如充夫者俱附湖居民作弊者非親則眷莫敢指舉遂致有閘而無板有板而無土湖

杜白二湖全書

七十八

水日夜瀘泄臨放灌溉有限是閘夫徒受工食而無益于公家今議革去閘夫五閘分與五都一都專管一閘比照餘姚竹溪湖上林湖行事僉報殷實大戶輪管每都公舉五名每名獨管一年週而復始不妨更替務要閘中有板板中有土夯築完固再加鎖鍊非旱決不擅開若此不惟節省工食而弊孔盡除矣

一正疆界以杜侵佔二湖原無分寸民田相雜間有開墾已久陞科在前者如黃泥畧三十六畝之類

故得侵佔官湖今當正其疆界以別公私沿山掘河隨麓埋碑河則均派五都濶一丈深六尺止用里遞人夫須俟農隙之時擇日興工其石碑二十丈一座須用動支沾利銀兩倩匠細琢鑿寫官湖界石俱應大戶領價豎立庶無魚魯之嫌而永絕侵佔之弊矣

一疏河道以遏外流五都三十里糧田十萬八千橫濶三十里其河道寬狹淺深灣曲迴遶不爲不遠少有壅塞阻礙不通今被富豪霸佔水利當港通

杜白二湖全書

七十九

流高築板堰隄障上流以致二十七都三十都點滴不沾再有一患尤宜蚤圖東界定海設有鷺鷥堰慶雲橋洞橋以遏東流西連餘姚置有韓家閘顧家閘以阻西流近來遇旱止曉告放杜白二湖不識預築餘定二界遂致慈水普救餘定之田而五都之田反無一半車戽今後放湖先築兩縣界閘松浦司管東洋浦司管西完固之日纔許告假放湖仍著兩司往來巡河三日庶水不外出而五都均沾湖利矣

一宿湖水以除積弊二湖之闢清明則閉秋分則開此舊制也是一年有二季空閒故附湖豪民乘其乾燥計出百般或填高作田或掘池畜魚或取土作坯或割草爲薪散放六畜不在禁限因湖無水各得逞謀而強佔之漸實起於此今後比照湘湖西湖議著管閘人戶四季封閉非遇天旱決不開閘湖水涸日卽行版築則湖中有水力無所施魚不得取而池自不掘土不得起而田自不填

一除蒲草以杜湖害杜湖廣凡三千有奇蒲草蔓湖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

六百餘畝向係王阮等認稅三十兩近蒙恢復全湖亟宜除去蒲草緣其爲害有三此物無水不長多水則死認稅之家唯恐湖漲漫用計泄漏養育長盛及其收成患草濕爛必欲涸湖求其乾燥今議四季閉湖之法寧不有悖乎此其爲害者一大凡置湖必欲地勢光潔平坦所蓄之水計湖一畝灌田三十畝少有水草叢生或高阜坑陷計湖一畝止可溉田十餘畝湖中積水如碗盛水若無衝擊滿而不溢少有捧杖插入則溢而傾外今蒲草

蔓延寧不佔湖之地減蓄其水乎此其爲害者二
杜湖之南山畧三十六處霪雨連日水高數尺流
沙樹葉齊擁落湖若無阻碍直流入海少有窒當
堆積不行今蒲草密生寧不攔住前物日積月累
有草湖地漸高所蓄之水不多此其爲害者三有
此大害而尙畱蒲草只爲稅銀不可缺故也慈邑
頗稱煩冗何必藉此以病民

巡視海道洪 批杜白二湖昔人設以利民豈容
土豪佔塞據由具見該縣畱心爲民捍災但此重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一

役也須先估計明確通將沾利田畝派出使多寡
適均又當委一廉能官一員有鄉誼耆民二人前
去督率其事庶公議成而人情不譁仰府行縣遵
照先取工用及委官職名報查繳 隨蒙

本府吳 駁查公費到縣

慈谿縣鳴鶴五都耆民洪宰等

呈爲電復官湖等事杜白二湖救旱備澇功德浩
大誌號二天驀被豪強循高作田就深掘池侵佔
幾半受害人戶旋告旋復屢禁屢佔年無虛日案

積成邱近蒙 陛任鄒太爺速出榜文嚴行禁革
仍面諭本縣潘父母親正疆界相土度形建壩置
閘估計木石物料召集五都糧塘里老再三酌處
逐項定價履畝起徵沾利衆人鼓舞願輸備造文
冊申呈喜逢

老爺廉明仁恕愷悌慈祥保民如保赤子不忍費
財勞力致將估計條款仔細裁正節省通鄉萬姓
心感如傷至德暫勞永逸敢申補贖微忱蓋緣價
有官民之別用有公私之分以官價而充公用各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二

行勉強曲從以私用而定官價諸色執滯不服今
奉明示本縣不敢議復後慮賠累各匠不敢承當
若欲興工將來半途而廢遽欲停止已往前功盡
棄與其恤費而功虧一簣孰若依議而事得萬全
仰叩

爺臺俯順民情上呈司道下督縣官乘此空閒聿
興緊急工程庶二湖垂不涸之恩萬世沾無窮之
惠爲此連名粘結上呈

鳴鶴五都三十里見役里長胡承宗等

今於與

結伏爲電復官湖等事依蒙結得杜白二湖建閘
置壩應用木石物料堪動銀兩俱出一鄉沾利田
畝庫藏毫無干預盡由五都里遞估計每件不可
缺少分毫不敢虛冒公出公用實放實收一舉惠
而不費百姓勞而無怨不致扶同虛捏結狀是實
萬歷三十四年三月 日具結里長

二十六都胡承宗 蔣祿 童勝

童綵 潘清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三

二十七都戎 福柴 宗羅 章

虞文賓 嚴福 陳良

二十八都唐文錦 沈民 宓經

嚴聰 虞昂

二十九都王 龍張 英王 喬

陳玉 葉德 俞正 鄭華

三十都翁明 蔣明 王正 洪遜

葉聰 張德文 胡黃信

本府吳 批杜白二湖正宜乘時修完壩閘蓄水

廣潤向與該縣面議詳悉至於工價材料一節原係民間計田均派以民間之物力作民間之活計不得執定官批數目致妨工匠不服有妨大事仰縣委佐二督率定限八月終完繳用過銀數存縣查明不必申府滋擾此繳

潘侯重清杜白二湖碑記

按志迤縣西北鳴鶴五都率濱海地多瀉鹵田無潮汐之通利而惟山泉之餘瀝於是漢置杜湖白洋湖東西門及兩碶等閘主豬水以防旱松浦淹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四

浦古窰等閘主泄水以防潦其區畫至詳也唐刺史任侗宋主簿周常遞爲修築杜湖舊分上下塘與白洋湖凡五千四百畝有奇灌田十萬八千餘畝此參伍於水利與田所須僅畧相當釋此無復恃矣故兩湖以重天名云

國朝成宏初猶循舊制嘉隆以來居民之舞智射利者高墾爲湖田汗穿爲池蕩以佃以漁水利日以淺偏而民失其天由是戈矛相向訟獄繁興余覽復湖全書對簿無慮數百家其理直而壯公案無

量水則以時啓閉防旱澇仍勅巡司巡邏惟謹不愆於素謂界限不飭農鮮知畔也山有石工則採之琢爲貞珉沿湖塘而立者蓋一百五十座俾民知幅利而無相凌奪也侯爲兩湖計甚周而擘畫則甚核上不以空文事事下復得漫然以空文貌之而衡命如故耶鳴鶴鄉仕庶圖勒石以識不朽而請於余余曰治湖者其知易乎物窮而變功什利百取諸革猶豫不設以剛決柔取諸夫考中度衷裁以制度取諸節信志以往民忘其勞取諸兌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六

格彼豚魚民以永利取諸中孚侯於易之義深矣昔史起引漳水以溉鄴特因利以利民我侯祛積弊而全湖則除害以利民夫天下之最難爲者在仍弊習舛而惕於意所間舉也非侯大勇孰能當之觀沃野而興歌獨在鄴民後哉勒言以識不朽固宜然而自古有亂國無亂民有治人無治法侯苦心立法而畫一守之責當誰屬吾願嗣蒞茲土者無忘侯意則一規一隨湖利永賴而法常治吾又願聚族茲土者無忘侯意則興仁興讓湖利同

賴而民亦常不亂上下相守以爲世世萬子孫餘
澤豈不並受其福哉侯名汝禎字克生桐城人甲
辰由縉雲調本邑廉明愷悌有雅量挹之如坐春
風而一當民隱竅會卽勞怨不避以身肩之殊績
總總而究功兩湖者其一也余不善諛而書事則
善覈或可爲異日採風者備諸信史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前禮部儀制清吏
司郎中邑人劉憲寵擢

賜進士第朝議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參議前翰林院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七

侍講

經筵邑人韓孫愛篆額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雲南曲靖府知府前刑部湖廣

清吏司郎中邑人李應宸書丹

萬歷三十六年七月 日州判沈承恩

經歷沈華 阮三省

主簿葉祥 宓澮

耆民陳文榮 袁尙忠

樂恕方盛

李 清等仝立

寧波府慈谿縣爲急救民命事蒙

巡按監察御史王 批告人朱惟澤等呈稱前事

蒙批仰慈谿縣查報等因到縣據稱杜白二湖志額五千四百畝額外山裙田五百畝澤等亘種輸稅到今禍被土豪田霸貪佔不愜鼓勢壓告把持撓斷不分傳買血產一畧混革地方密華陳繼等証活殮一方民命蕩滅百竈烟火壯竄老墳慘驚天地縣碍莫剪泣思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八

大誥有懷保之恩仁臺持造命之柄豈忍生靈受此荼毒不爲痛心伏叩准勅本縣勘復原田救濟蟻命陰德俾乾連名上呈等情據此參看得杜白二湖居鳴鶴五都之上周圍五千四百畝灌溉五都田十萬餘畝故五都之民利焉湖邊高阜地以杜湖上流荒地計之約有三百餘畝高二尺許白洋湖山裙地計之有一百三十畝高五尺許皆可田而未陞科者也在五都沾利之民則欲不令其田以杜其覬覦侵佔之漸而在附近居民則欲因

以爲利而爲地爲無妨也屢禁屢爭文案雷閣萬
歷初年居民墾田五百餘畝有司亦爲之計畝收
稅而五都沈成等告憲改復故前墾俱爲赤鹵矣
本縣親至地所勘得杜湖上流地高二尺湖水雖
不沒然其地低下則因田而漸爲填墾猶可妨也
若白洋湖山裙百餘畝高湖水五尺謂因田而恐
其填築侵佔誠恐非有驅石填海之神力不及此
豈五都之民爲此不必然之防乎第屢經告禁未
敢輕議理合具由呈請

杜白二湖全書

八十九

照詳示下施行

巡按察院王 批以附湖之官地捏爲傳買之血產
奸民朦朧復生厲階利害自有大小胡可徇也近
日餘杭之南湖可爲明鑒仰縣將呈內爲首重責
三十板前詞銷繳

萬歷三十七年三月

日知縣向

慈谿縣知縣陳 審

審得鳴鶴五都之民命寄於十萬畝之田而十萬畝之收成寄於杜白兩湖之水蓋五都江源不接蓄洩無資全賴古人捐田濬湖而旱澇兼濟遺畱至今恩至渥也故利垂千載民號二天侵湖者以國法從事憲案炳然無可議矣祇緣湖邊之土最肥而收可數倍近湖之民乃始敢於犯法而侵湖爲田懼其廢也則又混告陞科借名助學以爲青衿之仰望在此則有司不得擅議此奸民之巧計

杜白二湖全書

九十

也今本府奉有 憲詞而本縣奉有府檄單騎親勘而五都之民遮道號呼自兒童以至皓首無一不以侵湖爲蹙額者敢不矢公核實以詳報乎蓋卑職履勘杜湖自北塘石湫廟始從石湫南有大路一帶路之上皆山路之下皆湖也湖之中有腰塘一帶塘之南有橫田塍卽路之上古立滾龍廟爲湖界額諸山之輿水統會焉而今則半佔以成田矣塍之北有田三伯七十餘畝則皆借名學田而以實豪民之腹者也循塍而西爲大小鮒輿過

輿爲雁山嶺從雁山嶺而過則白洋湖湖之東爲山而西爲餘姚界東西佔湖之田共一百三十餘畝則亦名借於學而利入於豪民與杜湖一也轉而西北抵故塘而兩湖之觀止矣職於是歷覽其形細摹其勢而邇者陞科助學之說始有可得而議者蓋前案謂湖之可田也曰內外高卑之辯以爲可據而實不可據也以內外言則北始官塘而南至橫田塍皆湖也今田皆在塍之北而謂不在湖之內乎以高卑言則五都之田較湖皆卑三四

尺最下者至尋丈故置爲湖以瀦諸輿之水而設之閘以禦湖水之奔蓄之洩之各有候也湖近於山而民田遠於山原以高者爲湖安得以其高而遂爲可田也此形勢也而利害更有甚焉者矣蓋湖無田則湖之所積者適足以當田之所需故潦不至於滔天旱亦不成赤地湖有田則湖之所流者不足以供田之所酌故巨浸則私自啓之不顧五都爲魚鱉涸轍則故爲塞之誰知萬頃之焦枯干戈相尋而訟無寧日此在沈彥等爲心腹之苦

而在朱七等爲鳩毒之安任其侵佔陞科而不爲之挽恐非所以垂長利而息訟端也故利當權其小大而法欲垂之長久杜湖之三伯七十餘畝白洋湖邊之一百三十餘畝非盡削去以復湖之舊不可朱七等混佔官湖而巧於射利法宜重懲姑念田租借名輸助學宮止將朱七羅僧董森從輕擬杖示警其田悉應改正復湖助學宮費另行酌議申詳具招解奪

署府事同知梁 批據詳湖之利害昭然在目明斷

杜白二湖全書

九十二

詳且妥矣第學田之議無幾頓令翻然一新恐碍於成議該縣再一酌量之以便轉詳批行

本縣陳 覆議由文

重覆參看得爾湖之形勢利害已該本職歷覽而詳悉之具在前招不敢贅矣今奉府批酌議惟有學田助貧之說耳初時本邑諸生紛紛爭擾卑職曾謂之曰湖中之田必不可有而學中之助必不可無斷不使爾貧儒缺望也但去疾期於必盡而姑畱漸不可長爲今日計惟設處別項以當助貧

之需則可若稍存田畝以伏侵佔之竇則不可蓋
田以學名祇謂其少輸於學而借名學田也非亘
古所遺而不能廢也亦謂其止輸於學而僅名學
田也非國課所關而不能廢也今查杜湖之內歲
有蒲稅銀三十兩先該本縣項下公費不足取以
充數卑職澹泊寡交不敢靡費議將此項銀兩量
助本學貧生永爲定例庶萬頃之重天不致爲奸
民巧佔而寒儒之所待以舉火者亦不以廢田而
遂絕矣若本邑以外則非卑職所應議者也緣蒙

杜白二湖全書

九十三

酌議事理未敢擅便具由詳奪

本府楊 審結詳 道文卷并行縣帖

一名朱七狀招本縣鳴鶴五都有官民田地十萬
八千餘畝俱係阻山濱海不通江流古人因蓄洩
無資捐田疏濬名爲杜白二湖共計五千餘畝誌
號重天舊置堤塘礮閘以時啓閉旱澇有濟利普
一方先年有附湖居民先存今故王浩十二童智
一等將杜湖中墾佔三百七十餘畝爲田白洋湖
邊墾佔一百三十餘畝俱欲混入陞科納稅致使

先存今故沈元等歷告 院司道府行委勘悉二湖利害攸關不可爲田已將王浩十二間徒童智一等問杖田俱改正復舊訖復至萬歷二十六年及三十年間又有先卷問結今不在官余隆并先存今故朱惟澤各因貪利前田又復佔種被先存今故沈安華等詞告 院道批府行該前任韓知縣復行勘明改正歸湖問杖招詳發落萬歷三十一年間朱惟澤與已問結今故童賀等復捏遵

憲陞科裕國救民事詞赴告 本府批蒙韓知縣

查議未結至三十二年間朱維澤等各先零星私種復蒙前任潘知縣親詣踏勘審明將前田歸湖問擬朱維澤等杖罪詳允發落立石遵守無容復佔至萬歷三十八年間本縣奉有

督撫軍門老爺高 明文查理寺湖等田有未報官者許出首登冊收租出示曉諭間朱惟澤與不在官解小八等各又乘機墾種前田致被已問結今不在官沈乾恩等連名備將土豪強佔官湖屠戮一方民命事詞有先存今故父朱壽五同朱惟

澤等亦具遵憲報墾裕國救民事詞同於本年六月初一日赴呈

本都院俱奉批仰府查究行勘問沈乾恩等不俟審斷急將朱惟澤等種稻毀壞後蒙

本府前任太爺戴 牒行 水利通判李 查勘具由牒蒙覆勘問七與已到官羅僧董森各不合與已問結在官洪小八今不在官解小八等貪利湖田膏腴同父同朱壽五各希圖佔爲業用計誑稱愿將田租助學等語致蒙審斷朱惟澤等所種

湖田丈量盡入該學著朱惟澤等仍舊承佃每年每畝納稅銀一錢五分單備賑恤貧生支給問擬沈乾恩棄毀人稼穡徒罪朱惟澤解小八洪小八朱壽五各盜耕種田杖罪具招於三十九年正月十五日申詳照擬隨蒙府帖行縣將田丈量得二湖田共計五百十三畝八分七釐七毫五絲編號徵稅每年給賑府縣二學貧生并追完各犯抵贖取具庫收申繳訖沈乾恩因思一方受害無極以此又與問結今不在官葉愷在官郭靜等備將故

茂憲案強佔官湖事詞於本年三月初二日起呈
本都院秦批仰海兵道究報蒙

帶管海道老爺竊 備牌抄詞行府轉行鄞縣江
知縣同本縣向知縣勘田申覆照依先奉批詳遵
行無異招詳依擬發落訖今有在官沈彥郭靜唐
寧方茂等思被七等射利佔湖爲田以致湖水枯
涸妨害糧田關係民生連名以急復二湖以救萬
姓事詞并許在官解阿僧張四六施恭及省發金
良於萬歷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起呈

杜白二湖全書

九十六

巡按老爺李 蒙批兵巡道查報蒙

海道老爺秦 憲牌抄粘呈詞仰府卽將原呈里
遞并詞內各犯嚴提到官并將所呈事情逐一查
審明確有罪人犯依律究招解 道覆審轉詳等
因隨蒙 本府備牌抄詞轉行本縣提審間七與
羅僧董森等連名亦詞投訴蒙縣申詳 本府始
將招卷到縣行間朱七羅僧又具勢豪茂憲民抄
王土事詞赴呈

本道蒙批仰府并查報行縣并拘七等到官互執

不一又蒙本縣陳知縣單騎親詣杜白二湖細加踏勘遍閱形勝度量利害明白研審得鳴鶴鄉五都之民命寄於十萬畝之田而十萬畝之收成寄於杜白兩湖之水蓋五都江源不接蓄洩無資全賴古人捐田濬湖而旱澇兼濟畱遺至今恩至渥也故利垂千載民號重天侵湖者以國法從事憲案炳然無可議矣祇緣湖邊之土最肥而收可數倍近湖之民乃始敢於犯法而侵湖爲田懼其廢也則又混告陞科指名助學以爲青衿之仰望在此則

杜白二湖全書

九十七

有司不得擅議此奸民之巧計也今本府奉有憲詞而本縣奉有府檄單騎親勘而五都之民遮道號呼自兒童以至皓首無一不以侵湖爲蹙額者敢不矢公矢慎據實以詳報乎蓋卑職履勘杜湖自北塘石湫廟從石湫南行有大路一帶路之上皆山路之下皆湖也湖之中有腰塘一帶塘之南均係湖額諸山之畧水統會焉而今則半佔以成田矣南之極爲橫田塍而湖額至此止塍之北有田三伯七十餘畝則皆借名學田而以實豪民

之腹者也循陞而西爲大小鯁畧過畧爲雁山嶺
從雁山嶺而過則白洋湖湖之東爲山而西爲餘
姚界東西佔湖之田共一百三十餘畝則亦名借
於學而利入豪民與杜湖一也轉而西北抵故塘
而兩湖之觀止矣職於是歷覽其形細摹其勢而
邇者陞科助學之說始有可得而議者蓋前案謂
湖之可田也曰內外高卑之辯以爲可據而實最
不可據也以內外言則北始官塘而南至橫田陞
皆湖也今田皆在陞之北而謂不在湖之內乎以

高卑言則五都之田較湖皆卑三四尺最下者至
尋丈故置爲湖以瀦諸畧之水而設之閘以禦湖
水之奔蓄之洩之各有候也湖近於山而民田遠
於山原以高者爲湖安得以其高而遂可田也此
形勢也而利害更有甚焉者矣蓋湖無田則湖之
所積者適足以當田之所需故潦不至於滔天而
旱亦不成赤地湖有田則湖之所流者不足以供
田之所酌故巨浸則私自啓之不顧五都爲魚鱉
涸轍則故爲塞之誰知萬頃之焦枯干戈相尋而

訟無寧日此在沈彥等爲腹心之苦而在朱七等爲鴆毒之安任其侵佔陞科而不爲之挽恐非所以垂長利而息訟端也故利當權其大小而法欲垂之久長則杜湖中之三百七十餘畝白洋湖邊之一百三十餘畝非盡削去以復湖之舊不可朱七等混佔官湖而巧於射利法宜重懲姑念田租所入借名輪助學宮止將朱七羅僧董森從輕擬杖示警其田悉應改正復湖助學公費另行酌議申詳具招解奪於萬歷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具招申解 本府批據詳湖之利害昭然在目明斷詳且妥矣第學田之議無幾頓令翻然一新恐碍於成議該縣再一酌量之以便轉詳批行本縣覆議間隨據慈谿縣學在官生員徐得名等備具叩原憲案永固學政事詞連名具呈 本府蒙批仰慈谿縣併酌議報又該本縣陳知縣覆看得兩湖之形勢利害已該本職歷覽而詳悉之具在前招不敢贅矣今奉府批酌議惟有學田助貧之說耳初時本邑諸生紛紛爭擾卑職曾謂之曰湖

中之田必不可有而學中之助亦不可無斷不使爾貧儒缺望也但去疾期於必盡而姑畱漸不可長爲今自計惟設處別項以當助貧之需則可若稍存田畝以伏侵佔之竇則不可蓋田以學名特謂其少輸於學而借名學田也非亘古所遺而不可廢也亦謂其止輸於學而僅名學田也非國課所關而不能廢也今查杜湖之內歲有蒲稅銀三十兩先該本縣項下公費不足取以充數卑職澹泊寡交不敢靡費議將前項銀兩量助本學貧生

永爲定例庶萬頃之重天不至爲奸民巧佔而寒儒之所待以舉火者亦不以廢田而遂絕矣若本學以外則非卑職所應議也具由申詳 本府覆審得慈谿縣鳴鶴地方四十里江源不通蓄洩無所漢時居民捐田五千四百畝合力開濬一曰杜湖一曰白洋湖濬大小山之舉水灌十萬畝之糧田唐刺史任侗宋吳潛嘗濬築之誌書具載號爲二天此其慮何遠而其澤又何溥也成化正德等年附湖豪民宓童不一姓往往竊去湫石壞其堤

岸水洩土積傍湖種田至嘉隆年間愈肆侵佔填
高濬與爲田爲池以致沈郭諸族聚衆阻撓持刀
相向經年久訟歷問斬絞軍徒節蒙

院司道督委府縣正官屢勘屢審斷令改正復
不許侵佔作田以啓訟端歷歷案據炳如星垂至
萬歷三十八年

前任都院高 行文清查寺湖田而朱惟澤朱七
解小八等復乘佔種田杜湖三百七十餘畝白洋
湖一百三十餘畝數日增湖地日促始以陞科

杜白二湖全書

告照假公而營私旣以充學備租捐微而圖鉅俸
青衿相率呈爲已業問官狗迹輒翻成招若朱七
等真可謂兎窟營三虎威狐借者也茲兩湖地勢
高卑利害該陳知縣勘議最詳無庸置喙不及今
復古歸湖則春漲宜蓄之時彼必以淹沒爲患而
決瀉之矣夏旱宜洩之時彼必以車灌爲利而壅
閉之矣十萬八千畝田幾爲赤地五都億萬生齒
何以輸糧勢必聚衆角爭相毆相梓如嘉隆年間
疊傷累控禍安有窮乎夫利不百不必言興害不

百不必言除今以兩湖數百畝較之五都十萬餘畝多寡既不相敵而豪民幾家之工本絕五都億萬之命脈利害又甚相懸何取何舍不待再計而後決者相應盡削湖田鑿深蓄水仍乞

憲飭豎碑湖岸永絕侵佔之端至於學租一節原無額載乃朱七等圖佔湖田爲難拔奸計故歲輸租穀入學以賑貧生陽予陰奪不亦狡乎今該縣議以湖邊每歲蒲稅銀三十兩例爲本縣充費者割充學租貧生既有所需五都生靈亦且再睹重

天之慶豈非萬世一時哉沈彥郭靜等告實免擬朱七羅僧董森佔湖啓覺各杖示警

一寧波府爲急復二湖以救萬姓事蒙

欽差海兵道副使秦 憲牌蒙

巡按御史李 批道呈招蒙批一畝之湖可灌田三十餘畝而湖估則十萬餘田無以獲於不涸矣詎細故哉朱七等射利而乃以學租爲詞是地方之有貧生乃以爲民害也而可乎依擬盡削其田而濬疏如舊額至於以蒲稅充學租則該縣之處

分婉而盡矣朱七等贖杖仍豎碑詳載湖額及議復詳批永絕侵佔地方奸民再有垂涎生事者從重嚴究如照庫收繳等因蒙此案照先據寧波府招解前來該本道覆審得鳴鶴五都當時居民捐田開濬一爲杜湖一爲白洋湖共計五千餘畝統灌十萬畝糧田啓閉以時旱潦兼濟利垂不朽所從來遠矣後因傍湖豪民竊石壞堤多方侵佔雖屢勘屢斷改正復湖而猶有奸民朱七等智工攘利術足營私復佔種湖田共五百餘畝始焉混告

陞科繼焉借名充學以故青衿紛紛呈爲已業而朱七等陰受其科此沈彥等切膚之苦不得不爲之具呈也夫以五百畝侵佔之田而傷十萬八千之多以數人之奸術而殘億萬之生齒則孰利孰害彰彰昭著誠不待再計而明者委應盡削湖田照舊開濬至於學租一節該縣議以杜湖之內歲有蒲稅銀三十兩例爲本縣充費者割充學租是在奸民不得借充學以肆侵佔在諸生猶得竊升斗以濟貧寒而沿湖之民更得遍沾灌溉以享豐

稔之利仍乞 憲飭豎碑湖岸永杜侵佔朱七羅
僧董森本當重懲但念田租借助學宮姑從府擬
各杖示警轉去後今蒙前因合行發落備行仰府
卽追犯人朱七等紙分工價貯庫其侵佔湖田悉
歸舊額仍豎碑湖岸永禁不許侵佔如再有奸民
垂涎生事者從重嚴究學租照縣議給出狀庫收
一樣二本報道轉繳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
縣官吏照帖備蒙憲牌內事理卽追犯人朱七等
紙贖銀兩照數解府貯庫仍豎碑湖岸永禁不許

杜白二湖全書

二百四

侵佔如再有奸民垂涎生事者從重嚴究學租照
縣議追解府給賑毋得違錯未便須至帖者

萬歷四十三年四月 日

慈谿縣委官復湖票

慈谿縣爲急復二湖以救萬姓事除外仰役卽著
松向二司查杜白二湖內所佔田畝原斷不許種
佃敢有違抗復種者該司速著刈去恃頑者指名
申報候本縣卽日親詣查究施行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

日行

松蒲司回文

慈谿縣松蒲司爲急復二湖以救萬姓事抄蒙本縣信票著馮秀仰役卽著松向二司將杜白二湖內所佔田畝原斷不許種佃敢有抗違復佔者該司刈去恃頑者指名申報候本縣卽日親詣查究等因蒙此遵該卑職會同向頭司林巡檢於本月初四日親詣杜白二湖沿湖一帶去處挨坵逐畝將有妨水利佔種禾苗諭令各佃刈拔間詎解僧朱七羅僧董森張四六洪小八施恭余良等聚擁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

攔黨抗拒不服刈拔爲照民乃國本食爲民天若可舍湖爲田

太祖豈肯畱置於此前項二湖灌溉鳴鶴鄉數十萬糧田名曰二天甚關休戚第今附湖豪右奸黨違禁復種勢必洩水萬一天時叵測旱魃爲災何以拯救若不改正爲湖委爲地方厲階呈乞著令鳴鶴五都沾利里遞速起衆夫及時刈去不惟頓息告端誠爲安民良策卑司不敢擅便擬合呈詳伏乞照詳示下須至牒呈者

萬歷四十三年六月 日

本縣陳 覆審

審得杜白兩湖之水利關五都千頃之糧田其形勢利害已具前招不敢贅矣今據朱七等所呈不過侵湖之念未息耳蓋湖田五伯餘畝計妨糧田一萬五千有奇其害之大小昭然也七等奸民惟知湖土最肥收可數倍稍候秋成則所獲者便可藉爲經年告擾之資而孰知天時不測水旱無常蓄洩之源已失則糧田其何所賴乎卑職所以熟

杜白二湖全書

二百六

睹其情形而必禁其佔種也據呈法審未結詳允未示則去畱之權正應聽之官府乃招詳業已具申而奸宄猶然佔佃恐非所以爲法也害當權其小大而利必計其久長則今日佔種之田禾非盡行削去不可若曰姑候其收則目前之便計也卑職獨無人心者而必欲毀其成功乎事關地方利病不敢不直陳惟候裁奪

五都鄉民呈詞

呈乞立碑祠特題

請以永水利以活萬姓事鳴鶴一鄉糧田十萬古置
杜白二湖蓄水救旱嘉隆來附湖奸惡估湖作田
旋告旋估罰輕無了近蒙前任

見任巡院潘翁問徒改正湖無寸田湖書備載碑
詞甚明不十年間奸惡朱七等乘假開墾荒漲之
部文誑准二湖有田無妨去田無益捏作學田濫
濟各學貧生縣各有學學各有田空忍一鄉令湖
赤幟各縣市恩樹黨毀祠剗碑大肆填佔不下五
七百畝頻年旱乾水溢無救民轉溝瘠扶死控告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七

天幸 按院李翁明見萬里轉送 翁臺目割額
二湖蒲草銀三十餘兩條銀抵補本學勘覆申詳
救此一方奸矚 軍門老爺出巡定海抗 憲藐
告幸天不行通鄉情切碑祠頌德費派本鄉沾利
田畝猶慮見任不得私立碑祠彥等呈稟
翁臺赴鳴 道翁 府翁再控 巡院李翁懇照
年前蕭山湘湖近年餘杭南湖事例奏請
旨意樹禁佔湖斬足仍乞俯順下情批允立碑建祠
庶法峻奸懾兩湖永清民永安生國課有賴激切

連名上呈

萬歷四十四年六月 日呈

本縣陳翁批 前任潘翁原有碑祠著修復之可
矣不必另立以生科擾

寧波府通判署慈谿縣事梁 爲懇恩給示以杜奸
佔以全水利事案據鳴鶴五都里遞唐彩等連名
呈稱鳴鶴五都糧田十萬八千且賴杜白二湖蓄
水灌溉誌號二天節蒙

撫按司道豎石嚴禁近蒙陞任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八

潘陳二爺築塘增閘旱潦有備萬民安堵立祠頌德
今幸

太爺按臨除奸剔蠹必無侵佔但防微杜漸懇求申
飭乘今春耕給示曉諭庶奸豪知警水利得全二
天再覩等情前來據此合行給示爲此示仰鳴鶴
五都附湖軍民人等知悉務遵告示內事理毋得
將杜白二湖仍前佔墾作田以妨水利如有奸豪
不遵示禁故違

憲碑復行佔種者定行重究不貸特示

右仰知悉

萬歷四十七年三月

日給

告示

仰松向二司輪流常川張掛不致風雨損壞各
具結狀繳

唐彩

郭靖

方盛

沈恩

虞昂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九

杜白二湖對

邑進士念庭劉伯淵著

或問周禮大司徒用任土法辨十有二壤之名物
以瀦蓄水使不泄以防止水使不淫其區畫一何
詳密辨治也後之用事者爭言水利往往令水工
相便宜專自封殖若叔敖起芍陂文翁穿腴口史
起引漳灌鄴鄭國導涇間秦彼其手調川原吐納
之宜坐收名物沃衍之息國以富强名亦附焉邈
難尙矣然而鞅開阡陌墾盡地力迺與水爭尺寸

卒亦傾隣國而雄諸侯則治水之與營田非兩利
與曰天下無兩利之理故有交相利而亦相爲害
者害者半利者亦半時弋獲焉可也利不勝害則
固不得兩持之而與害爭矣王司馬曰利不勝害
毋以利冒害害不勝利毋以害掩利勞柴素日長
民者務圖所以利利民者務驅所以害吾從其利
多害少者要在歸福民庶而已或曰異哉今之爲
杜白湖計者也割湖身以爲田畝可十鍾如僅僅
湖而已倏而旱倏而澇功倍而入不及半焉與其

役役於粘天倒漢不可逆料之中孰若畝收十鍾
坐享其利之爲得乎而胡紛紛聚訟爲今但傍山
爲田就低穿池以佃以漁兩利而存之何如曰否
否諺有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不有湖也其有田
乎不有田也其有人乎夫以十萬八千之賦取給
於五千四百餘畝之湖卽不幸有陰陽旱澇之變
天不能使之蓄地不能使之害則湖一畝三十畝
之藉也積而極於五千四百細而入於圭泉尾流
五都萬家之命也是故不因利於田而捐田以爲

湖不以田爲天而以二湖爲天前人之計慮深矣
奈何以隣爲壑曰高可佃也汙可漁也所得在近
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爲必然而害在意外以
爲未必然如二天何或曰花嶼非湖乎而胡以鞠
爲禾黍雞鳴官田之課其初亦湖也開利孔而散
下握利權以歸上誰復議其後者然則杜白獨有
異與曰子知二湖與杜白同而不知杜白與二湖
異蓋邑治之初開也支流未分導口尙梗故雞鳴
苦於內之不出而花嶼急於外之不入自吳潛鑿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十一

管江而股引潮水入矣濬雲浦而股引積水出矣
故當時祇見有田之爲利而不思無湖之爲害則
鳴鶴五都去江河回遠去瀉瀟之海最近遠者不
得入近者不可入不得已捐田爲湖以與萬家之
聚其此灌注也一勺之益有重於千金安得而與
湖爭牛蹄之鱗委命於涸轍又安得而不與湖爭
故曰聖人有金城此物此志者則二湖之謂也非
可與花嶼雞鳴同年而語也或曰湖之利害前後
案墨詳哉其言矣然狐狸之狐捐之第聞揚湯而

未聞止沸者何曰民之趨利猶水之趨下不以法隄防之不止也葉石南云息爭莫若築堤滿湖皆水見水而不見田則奸心不生志曰侵田不削厲階未除今宜盡去新舊開墾湖田則奸心不生夫湖三面距山大塘橫截而杜湖之南山麓墳起誠從其墳起者剗之抵山麓而止從其汙下者濬之抵故塘而止使高者就下與湖爲平循山皆湖不留寸土則何揚湯之爲慮而熄薪之無日哉或曰傳有云需爲事賊故李栖筠復鄭白二渠先毀水

礎昔所稱慈儉令如某如某曷嘗不用此哉亡何而金隄穴矣麓沙漲矣砥平者薦莽矣則又奚法以隄防之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方叔敖史起輩之勤勞民庸也鏤於碑板著爲水令豈下勒燕然封狼居胥者哉數世而降堅者泐植者朴要誓約束委於草莽何也當事者牽於利害無能以國視民之庸也或雖國視之而不以聞於

天子其誰信之而誰守之夫二湖水利令得與而不得專令所得專者令爲之令所不得專者宜請

兩臺轉叩

九閘尋漢塞宜房瓠子故事俾水歸其壑土返其宅
射工之巧伺者諸稗民之憑城社者罰無赦而又
量水則慎啓閉固包防樹表壞復兩湖之侵疆垂
將來之法戒卽二湖萬世常清可也卽用周禮任
土宜法制三年九年三十年之通亦可也不然而
徒紀疆界祇爲質券紀田賦祇爲戶冊紀錢穀祇
爲簿牘紀前後之案墨祇爲聚訟於二湖奚利焉
此在恤民庸者深長思矣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三

五都里遞具呈

撫院潘 原詞

呈爲急復命湖以救萬姓事本縣鳴鶴五都倚山
瀕海不通江源古置杜白二湖灌溉糧田十萬餘
畝旱澇有備誌號二天節被附湖豪民巧立名色
填湖作田或議抵補城基或輸粟備賑或插湖麓
字號或充舉人水手俱經
撫按道府裁革旋佔旋
禁案積如山向蒙 天臺臨蒞親詣踏勘獨斷扒
平重修堰閘並修腰塘捐豁蒲稅豎碑刻石湖無

寸田利垂奕世一方永賴萬姓謳歌詎因利重罪
輕豪民奸謀百出瞰天欽召巧借學田名色
妄告陞科復蒙今陞兵部陳仰體德意力復全
湖不數年間仍借鄉兵名色填佔七百餘畝裂碑
拆祠毀塘倒閘日填月塞今計一千餘畝切

國初原無鄉兵增設非制慈邑地非要害設兵滋
擾割萬姓之命湖充數百之游惰二湖日窄豪腹
日肥十旱九荒籲天無路茲奉天臺福星東照

千載一時急叩法斬羣奸急先禁革復叩悉援禍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十四

根特疏題

請如湘湖斬足事例奉

旨碑禁庶兩湖永清萬世永賴二天永戴激切連名

奔呈

天啓六年六月

日鳴鶴五都里遞

胡承宗

沈民

阮信

張華

虞 昂呈

督撫軍門潘 批

據胡承宗等連名呈稱仰縣查勘果否填佔
鄉兵自鄉兵安得藉此以逞奸謀卽由報

杜白二湖全書

二百十五

本縣陳 清復二湖具申 潘撫臺由稿

鳴鶴五都計爭湖田從嘉隆迄今無寧歲具載湖
書中大較議復湖者如熊耳議畱田者如兔角利
害前列甚詳不再贅卽 憲條八款鑿鑿舉行雖
千百年無爭可也但沿海百姓其爭時直欲滅此
而後朝食迨其事平千百相眎誰復以一日之力
一杯之土加工於隄塘之上者乎何惟湖水歲以
淺湖地歲以窄夫逐利之民雖窮山深谷猶將田
之矧此唇舌可耕之地而甘袖手其間也然則麓

之號田湖之號田墾之號田浸淫豈繫朝夕之故
哉天啓元年前縣有設兵酌餉之議而以湖田六
百畝議給鄉兵天啓四年又有捐派加徵之議而
以湖田稅銀七十六兩充抵遼餉其意蓋與竈田
之溢額天漲之塗田互相表裏嗟夫此輩盜湖爲
田猶慮上人之有所制耳自與以鄉兵之名目加
之遼餉之標題鷹張虎眦復何所忌日勘二湖昔
猶田於山麓之下今已田於深渚之中昔丈勘稱
五百畝今延袤又不啻數百畝矣而試還而問此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六

鄉兵之用曾有稱干比戈之衆乎曾有投石拔距
之雄乎不過徒供豪姓之佔藉而已沿海自有衛
城防秋舊有汛兵何所用二百二名之傭募爲乎
況其涸百姓之泉水以飽一二亡命之谿壑耶故
爲今日復湖計鄉兵必不可畱湖田必不可不剗
沿湖之孔洞必不可不塞併佔田之蒲草亦不可
不除查自黃泥畧口三十六畝外杜湖之五百畝
白洋湖之百六十畝槩行削去務使山水相連盡
復古人五千四百畝之制而後快焉夫縣令猶

傳舍豈忍以數百畝膏腴之田一旦蕩爲深源大澤蓋直欲爲二天永杜侵欺之源而兼爲萬姓開無窮之福利害自有大小也不見近日開閘之事不幾成數十年前克刃之光景乎然從來所以屢復屢廢倏禁倏開者皆言利之說誤之也故或以奉 明文之開墾而田或以充本縣之公費而田茲又以輸遼養兵焉而田在上者利其錙銖而不忍割渠又惜其豐入多方爲難捨是狐狸之狐搯之耳慈民雖貧奚少每畝毫釐之數貧生卽苦寧

哺一方向隅之膏則遼餉與蒲稅何不可蠲之有至不可蠲則何如聽從民便於十萬八千畝之田沾利代輸七十六兩於遼以充加派之額卽蒲草三十金業捐賑學宮者併沿納其數然此亦權宜變通之說非確論也或者借此二項以塞後來覬覦之口乎夫然取其腰塘而築之每畝都分築某處若干高厚必倍往昔責堅壞之有所歸也取其礮閘而修之每一歲都輪一人看守蓄洩各嚴所司懼久佔之易生奸竇也壞則與衆議修蟻漏在

所必謹早隨告縣批放夏秋不限常期又著爲令
督松向二巡司不時察其盜開孔洞開掘魚池者
申行究治塘之內塘之外滿目而皆巨浸從何處
見可田之地萬草亦俱朽蓼何處蔓易生之蒲侵
佔不期消而自消湖天不期復而自復凡此者皆
考之往冊稽之成案叅之故老之輿言者也抑卑
職更有請焉世界柔海人心山川 憲規炳若倏
忽已不遵守以涇涇之末議而能長可恃乎惟
憲臺開霹靂手奠永遠謨使二天之湖如漢瓠子

杜白二湖全書

百六

故事庶成勞不朽五都居民稽首待命卑職不敢
擅便伏惟

上裁

天啓六年八月

日

撫院潘 批二湖屢禁屢開誠爲言利所誤而鄉
兵遼餉斷宜裁止爲十萬餘畝永永水利計則
修築防守該縣目擊心維得其要領矣仰海道
覆議具詳俟查寧紹侵佔水利奸徒一併彙

題永杜其害繳

爲杜白二湖上海道書

縣誌摘入

汪偉

休寧縣人

卑職新進書生到任未旬日不敢輕言因革事宜至於杜白二湖則聞之頗詳有不得不言者黃刑廳署縣事值奸民倡爲佔湖之說又倡爲助餉之說彼此訐告都院蒙批在縣審結佔湖之說其議甚長助餉之說其名甚正未有不行者而卑職竊謂不然也夫天下之事利權其大小害權其輕重百頃之湖利與十萬八千之田利孰大孰小無百頃之害與無十萬八千田利之害孰輕孰重況古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十九

人捐田以爲湖而今人塞湖以爲田豈古人之計利害固不及今人之計利害耶何以民至今感之名湖曰二天而縣至今祀之春秋不忘報耶卑職初在京時會在京諸大老請問邑中利害何事關係最鉅禮垣阮公旭青曰敝邑之事利無過於開杜白二湖害無過於佔杜白二湖授書二冊歷來相爭積案已結復奉聖旨永禁者意謂招案旣如彼明旨又如此豈敢復有異說而不料奸民敢冒禁背旨刺刺不休卑職已將前情備陳於刑廳而

奸民又復請之踏勘夫田之受旱在五六月間湖
之貯水亦以五月^六間今隆冬水涸有何可勘不過
以此時湖乾見底可以開墾使其說易行耳若改
期明年五六月踏勘則其說不攻自破矣夫湖之
通塞是地方第一件事卽卑職到任第一件事伏
將前案批縣問結仍大刻聖旨於石示左右居民
冬間開淘使深夏間貯水防旱此生身之源而不
教當自行者則十萬八千所養之老穉男女皆台
臺所推食而生之者矣地方幸甚卑職幸甚

海道蕭 批仰府查批詳事理備細覆議妥確具
由詳道覆酌轉詳行縣查照

本府王 批仰縣卽將該縣所申佔復杜白二湖
田地緣由備細覆議妥確作速具由申府以憑
覆覈轉詳施行

五都里遞具呈 道府詞

呈爲遵制恢湖叩鼎 院疏永活萬姓事痛慈鳴
鶴五都十萬八千糧田逼濱山海不通江源巨制
杜白二湖灌溉旱澇有備誌號二天 國課民命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

全賴近被附湖豪民竭萬姓之膏漿肥數家之粒
食掘池填田毀塘倒堰佔種滿湖阻撓水利旱則
閉閘措水五都點滴不沾豈惟竟畝焦枯抑且渴
喘立斃澇則以隣爲壑高原盡屬滔天奚特禾腐
民孳登時沉屍相枕枉費三春力耕徒成一路號
哭以致人情洶湧計迫操戈爭水相殺絞斬不避
歷告縣府道院節蒙禁革案積但嗜利入髓藐
憲如芥非奉

天朝三尺禍根不斬天幸前縣主今 撫院潘老爺

福星載照控送本縣陳爺改正詳奪轉送 爺臺
伏叩按法嚴剪鼎 院特疏照蕭山湘湖餘杭南
湖斬足事例欽

旨鑄珉共除萬姓禍殃同垂不朽鴻恩庶訟端立杜
民生帖席灑血上呈須至呈者

天啓六年 月

日五都里遞胡承宗等呈

本縣陳

覆詳

道
府文由

覆看得鳴鶴五都地濱海涵無江湖灌溉之利古
人義捐田五千四百畝築爲杜白二湖以萃諸山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三

畧之水凡五都十萬八千畝之田咸待潤焉誌號
二天繇來遠也人力不施腰塘日壞沿山布下湖
地灘起嘉靖年間始有宓童等姓因而侵耕爲田
者矣沿海居民從而爭之遂至鋒鏑斃命數十年
來訟無寧日局幾屢更禁者不勝禁復者不勝復
干戈相尋蝸蟻弗已非邑之福也卑職前報申
院蒙准疏 請再行查覆豈毋其詳其慎纖毫未
確有難上聞者乎越人盜湖爲田是其通智宋會
南豐之湖議中卽如五都侵佔多端前經禁革者

不具道天啓元年以湖田五百餘畝給鄉兵二百二名天啓四年復以湖田科稅七十六兩湊抵遼餉加編夫豈以二百二名塵飯土羹之衆有資於邊海緩急之用乎又豈以七十六兩之數有補於慈民毫忽之需乎湖禁森嚴不借兵餉絕大名目不足以糊前人議定之案又借口公家使後來當事者難於動手庸知論國課則較多寡五百餘畝之輸與十萬八千畝之輸孰多論利害則擇重輕割五百餘畝之利與全十萬八千畝之利孰重

不待智者而較然已且此輩盜湖之弊尤有可髮指者湖中地極膏腴每一畝歲可當他田二年之入故彼一意而力於斯焉澇則懼水滄沒恣意偷泄旱則利水卑灌霸截上流又其傍湖而居所耕種者皆附湖之田每三數畝輒鑿開一孔洞任情洩水時時有灌故雖旱亦不甚畏夫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漢不能實漏卮曾藪積之幾何而供此種種弊竇一當焦金爍玉之時名雖告縣批放而沿海三十餘里豈復有一滴之沾乎誌云一畝水灌

三十畝田蓋必有貯五千四百畝之水而後可以
溉十萬八千畝之田者也今湖水日以淺田日以
漲蒲草日以長魚池日以開掘從今不盡行掃除
二湖將安所底止矣勢必爭爭而不已必殺孰爲
爲之孰致致之慈阡陌魚鱗自可以供公賦何取
於窮源竭澤以贍惟正之供縣官清釐節約亦堪
以備應酬何假於別竇之旁流而給公家之費矧
鄉兵徒恣豪右之虛名加派實爲宇內之通行奪
諸彼以與此惜小利而釀鉅害此亦撫土者之所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

深痛也今五都之民悉三尺至六尺無不願於十
萬八千畝之中沾利代輸遼餉七十六兩并蒲草
稅三十兩亦足以見民情復湖之切矣其可從與
否聽 上臺截處耳若夫築堤塘修碶閘相旱澇
嚴啓閉前規具悉俟臨時酌用不敢贅事關疏
請謹爲據覆申詳緣蒙前因擬合具由申報爲此縣
司今具前由伏乞照驗施行

天啓六年十月

日由

五都生員上 督撫軍門潘 呈詞

寧波府慈谿縣鳴鶴五都沾利生員沈嗣姬沈運
明童正謨陳大雅張有聲阮震龍沈嘉登沈世德
等呈爲懇恩特疏以復全湖以活萬民事鳴鶴五
都海角窮崖江湖不通古置杜白二湖巨資灌溉
一方生命攸賴附湖扈豪墾田自肥巧立名色如
議補城垣備充水手及插湖麓字號歷經告憲屢
革屢佔前蒙 天臺蒞慈親勘利病洞悉民艱濬
水增塘設堰建閘萬姓沾恩家歌召杜豈惡乘天

杜白二湖全書

二百五

欽名婪根復萌假充學田嗣後復捏鄉兵種種單佔
一千餘畝澇則洩水佃種旱則指水私灌一反良
規萬命立斃天幸望正切於雲霓見獲遂於袞舄
遐邇騰歡蠓蠕丐澤伏叩速賜禁革斬絕禍根借
鼎疏於 彤庭永天制於不朽特本達 關使吾
民世飲湖水而代含 帝力爲此翹恩激切上呈
須至呈者

五都生員上 海兵道蕭 呈詞

寧波府慈谿縣鳴鶴五都沾利生員沈嗣姬沈運

明馮奎英柴翹杞俞逯阮臨亨沈世德等呈爲遵
制恢湖叩鼎院疏永活萬姓事痛慈邊海五都拾
萬捌千糧田自漢至今藉灌杜白二湖築塘建閘
旱澇有備誌載邑乘號並二天國課民命攸賴近
被附湖豪虎負嵎射利剗肉自肥竭萬民之膏漿
培數家之粒食掘池填田毀塘倒堰佔種滿湖阻
撓永利旱則閉閘措水五都點滴不沾豈惟竟畝
焦粘抑且渴喘立斃澇則以隣爲壑高原盡屬滔
天奚但禾腐民孳登時沉屍相枕枉費三春力耕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六

徒成一路號哭更仗神鑽巧妬逞奇兵於六出動
肆奸詞悍鬪藐成案於屢翻以致爭水相殺絞斬
不避非奉 天朝三尺禍根曷時得止天幸前邑
侯今撫院潘 福星再照控送本縣陳 改正詳
奪轉送 天臺伏念 君門萬里欲控訴而無繇
父母孔邇抱疾痛以長呼泣叩轉文鼎院特疏達
闡照蕭山湘湖餘杭南湖斬足事例 欽旨鐫珉
庶訟端得杜恩垂不朽哀哀灑血上呈

署本府事推官汪 詳 道申文

看得杜白二湖之水溉十萬八千之田五都共依
爲命此二天所由號也顧復湖之議案纍如山而
究成道傍之築者總爲科田誤耳蓋陞科之端一
開則謀侵之名轉巧如抵補城基之後變而納籽
粒再變而輸學租近又變而曰納遼餉曰充鄉兵
種種名色甲禁乙開獨計昔人捐田爲湖者謂何
今反樂其壅而墾之爲利惜百金有限之入貽一
鄉無窮之害乎故爲今日計洵非盡削侵田不可
而欲永爲杜侵計非題奉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二十七

明旨不能此里遞胡承宗等所爲引餘杭南湖蕭山
湘湖二湖而切陳顓者也雖山谷民情似不敢有
煩題 請要以復二湖之舊便可息數十年難息
之爭救十萬餘之田卽可活數十萬人待活之命
關係亦自非細也比例舉行將二天永賴而澤流
億禩不泯矣

海兵道蕭 詳 督撫申文

覆看得慈邑鳴鶴五都襟山帶海河流阻隔故內
有田十萬八千餘畝惟藉水於杜白二湖湖濬則

旱澇有備俱爲沃壤湖淤則灌溉無資遂成焦土
是湖之興復關係非渺然而復湖之議旋興旋阻
總爲佃田必陞科以急供上今其名色餘不暇論
卽如給鄉兵見已議革學租亦屬緩務至急莫若
遼餉而奉

旨原行加派況均之通邑每畝不越厘毫何必欲取
給于湖田而以通邑至微之賦役重困此一方民
甚無謂也是湖之應復已如此今爲復湖計亦惟
縣官不憚勞瘁不避怨嫌單騎親詣其地按之冊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

籍詢之里遞務清出此湖從來界址凡有佃田不
論新舊盡行開削無留一隙自此築塘置堰次第
舉行是復湖之略又如此至於事關因革藉本
都院俯順人情特賜彙題立石垂禁庶豪強不
敢覬覦水利永永不朽是在運掌間而萬家更生
矣

督撫軍門潘批

二湖成案如山而奸民敢于侵佔總由無識縣
官餌陞科之蠅頭釀害開爭今該令洞然矣該

府所謂非盡削侵田不可此除根之論也查已具題計目下可達

睿照矣得旨嚴禁爲一方永賴惟該道終之此繳浙江巡撫潘會同巡按徐題請禁湖疏稿一本爲水利之禁當嚴謹陳其槩仰祈

聖鑒以杜橫佔事臣聞有利不興有害不除百姓何以安其性命之情而長人者何以稱塞仰副

朝廷爲民設官之意但山野橫民驚利走險公然捍網非雷霆震懾則禍胎何以永杜故臣等受事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十九

以來凡茲兩浙民生利害所以防奸橫之侵佔者不敢不冒昧陳之謹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徐

仰瀆

天聽益爲二湖水利查得寧波府屬慈谿縣鳴鶴五都民田十萬八千餘畝不通江湖歲苦乾旱有杜白二將軍者捐田爲湖漢唐宋以來先後修築蓄水灌田故湖名杜白又號爲二天爲十萬餘畝之田係命于此也豈意嘉隆以來近湖奸民倚衆恃強將湖田擅自開墾耕種五都之民受害非一年

矣乃府縣踏勘之案空設三院歷禁之令不遵揆厥所由則以藉湖開田籽粒納官或爲公費或指行學救貧或假鄉兵抵餉名色縣官濡忍不斷以致奸民眈眈盤踞強佔夫古人開湖以澤物而今反佔湖以厲民乎在昔一畝之水足灌三十餘畝之田計杜湖原廣有三千七百餘畝自洋湖凡一千七百畝以茹納衆山之水故湖下五都之田灌溉收成而國賦有賴若湖水淤塞惟是區區籽粒以小利而忘大害且爭訟不休禍根不絕是誰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三十一

之愆乎今知縣陳業已洞晰源委爲民請命毅然任之革除籽粒矣所慮禁不嚴則奸竊發防不密則害難除修築不堅則大利難永惟明示民以此寸土尺地皆屬官產向來開田掘池一槩爬平此後若有勳豪栽一根苗動一塊土必誅無赦可也侵佔官湖已爲法所不宥況強梁蜂逞而貽害千萬民尤難以姑息坐視耳至于修湖之款其要在築舊塘也增湖閘也塞塘洞也簽閘夫也正疆界疏河道宿湖水除蒲草也此縣官督率五都民

一勞永逸之事若佔湖居民已往之罪始宥方來之惡必懲

天語申飭刻石永載臣所謂水利之禁當嚴者此也
伏乞我

聖明俯採臣等所言立賜 俞允勅工部申嚴二湖之禁轉行臣等永杜奸暴侵佔庶橫民斂跡而仰戴高厚獨百姓已哉奉

聖旨杜白二湖蓄水灌田不許侵佔著勒石永禁

天啟七年六月 日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三十一

浙江巡按徐 會同 巡撫潘 具題奉

旨嚴禁告示一道

寧波府慈谿縣爲水利之禁當嚴謹陳其槩仰祈
聖鑒以杜橫佔事奉 本府帖文蒙

欽陞太僕寺卿仍管浙江鹽屯水利道事戴 案驗

奉 督撫軍門張 案驗准 工部咨前事都水

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工科抄出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徐 題稱臣聞有利不興有害不除百姓

何以安其命而長人者何以稱塞仰副

朝廷爲民設官之意但山野橫民騫利走險公然捍網非 雷霆震懾則禍胎何由永杜故臣受事以來凡茲兩浙民生利害所以防奸橫之侵佔者不敢不冒昧陳之謹會同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今陞任候代潘 仰瀆

天聽蓋爲二湖水利查得寧波府屬慈谿縣鳴鶴五都民田十萬八千餘畝不通江湖歲苦乾旱有杜白二將軍者捐田爲湖漢唐宋以來先後修築蓄水灌田故湖名杜白又號爲二天以十萬餘畝之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

民田係命于此也豈其嘉隆以來近湖奸民倚衆恃強將湖田擅自開墾耕種五都之民受害非一年矣乃府縣踏勘之案空設三院屢禁之令不遵揆厥所由則以藉口開田籽粒納官或爲公費或指行學濟貧或假鄉兵與抵餉名色縣官濡忍不斷以致奸民耽耽盤踞強佔夫古人開湖以澤物而今反湮湖以厲民乎在昔蓄一畝之水足灌三十餘畝之田計杜湖原廣有三千七百餘畝白洋湖凡一千七百畝以茹納衆山之水故湖下五都

之民灌溉收成而國賦有賴若湖水淤塞惟是區區籽粒以小利而忘大害且爭訟不休禍根不絕是誰之愆今知縣陳業已洞晰源委爲民請命毅然任之革除籽粒矣所慮禁不嚴則奸竊發防不密則害難除修築不堅則大利難永惟明示民以此湖寸土尺地皆屬官產向來開田掘池一槩爬平此後有動一塊土栽一根苗者必誅無赦可也侵佔官湖已爲法所不容況強梁蜂逞而貽害千萬人尤難以姑息坐視耳至于修湖之款其

要有八築舊塘也增湖閘也塞塘洞也簽閘夫也正疆界疏河道宿湖水除蒲草也此縣官督率五都民一勞永逸之事若佔湖強民已往之罪姑宥方來之惡必懲

天語申飭勒石永戴臣所謂水利之禁當嚴者此也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奉此又奉本部工科抄出浙江巡撫右僉都御史今陞任候代潘題同前事奉

聖旨杜白二湖蓄水灌田不許侵佔著勒石永禁欽
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咨行案呈到部
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遵照

欽依內事理轉行司道府縣一體欽遵等因前來准
此擬合就行爲此案仰該道照案備奉

明旨內事理卽便移行該道轉行該府縣將杜白湖
蓄水灌田不許侵佔仍勒石永禁等因備案到道
備行仰府行縣查照備奉

明旨內事理卽將杜白湖蓄水灌田不許侵佔著勒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三十四

石永禁違者嚴拿解究毋得違錯等因奉此擬合
給示曉諭爲此示仰鳴鶴五都居民等知悉遵奉
明旨內事理卽將杜白湖蓄水灌田不許奸民侵佔
著勒石永禁如違定行嚴拿究解仍候本縣不時
親勘施行須至告示者

天啟七年十一月 廿七 日給

撫按題 請永禁兩湖總議

夫牧民之長撫馭一方誰無興利除害之思而利一害百非生斯長斯者疇悉其隱吾慈北鄉鳴鶴五都濱海逼山延袤數十里粵稽古府縣誌載自唐宋則地以來生齒日繁人物漸盛其間科第流芳者代不乏人而於今我

明歷啟樹駿流鴻更英英未可涯量由今思之迺天造非人力也此土亘有杜白一帶三面距山古人北置一塘盡瀦諸山之水名爲兩湖曰白洋曰杜

杜白二湖全書

一五五

湖山水相涵靜影澄碧實鍾靈秀以挺人文雖然此猶術家形勝之說耳蓋五都糧田統計萬頃去江遠不得股引江湖海又滷不可灌古人捐田爲湖歷唐宋遞加濬築以迄于今號爲重天兩湖之利蓋宏遠矣哉迨嘉隆間附湖一二奸民見小利而忘大害傍高作田漸復鼓衆效尤互相呼應日加侵佔以滋其害田愈廣害愈大甚至巧立名目計圖不拔抵補城基輸償籽粒昧編湖麓字號鑽入賦役全書借充舉人水手假托鄉兵工食助學

田供遼餉遁計百出托名非一視 府縣之明禁
司道之 憲禁 撫按之立石永禁舉若弁髦
經年累月訟不可了所以然者良由覬覦之人密
而防禦之人踈一人一家之事視爲關切而千萬
其人百千其家視爲泛常故也凡值官府更代輒
爾借題翻局掩耳盜鈴此中利害什伯倍蓰殊隱
而難見無論刁頑嗜利肆螫卽居壤去湖漸近未
親被其患亦且隨波楚歌而況 邑父母新蒞茲
土民瘼未周土俗未諳一旦巡行其間徒見彌望

高腴似可裕民足用而又烏知目所未擊身所未
嘗數十萬生靈之大害卽從此小利中釀之也哉
大抵奸民屢劫此舉亦第起于趁空乘機而圖己
之利勢不得復顧人之害圖一身一家之利勢不
得復顧千萬人之害方澇之藉湖也當諸山之衝
以爲藏墟之谷而佃湖者苦水多輒偷洩毀塘以
致五都萬姓之田奔流千頃方旱之藉湖也受萬
水之輸以爲建高之甕而佃湖者慮水少輒指水
閉塞以致五都萬姓之田焦土一望切身之病不

世之患所以百萬生靈不愛髮膚不惜貲費甘冒
鼎鑊羣而殉之豈曰得已顧是非久而自定邪正
數常不勝歷數十年來余髮未燥每見吾鄉父兄
長老廢寢忘餐憂心如焚嗟嘆不寧歲丙寅幸逢
石乳潘太公祖巡撫兩浙公嘗舊令吾慈利害
洞晰釐剔永禁一見鄉民復有呈告心甚痛之輒
會按臺徐太公祖海兵尊蕭太公祖署府事
四尊汪老公祖縣中尊陳老父母互相籌議爲
民除害并爲民除不了之害合詞題請幸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二十七

聖明俞允勒石永禁此後奸民庶造釁無端葛藤立
斷得與蕭山湘湖餘杭南湖並垂不朽矣嗟夫古
人捐田爲湖者何意今必欲湖而田之所利幾何
而貽害無窮若此是亦聞夫文忠公治河之議乎
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隄之
而廬民其上所爲愛尺寸而忘千里也今而後
嚴旨之下誰復敢以身膺不赦之誅而爭此錐刀之
利者哉此一舉也是誠數萬姓之幸也夫是亦數
萬世之幸也夫

皇明崇禎二年歲次己巳仲秋吉日

邑後學沈履祥其旋甫謹識

沈履祥

甘肅

杜白二湖全書

二頁天

遵

旨奉 憲爬平湖池本末開后

崇禎十六年十月內附湖土豪樓得樞項敬等開

掘湖池大妨水利五都里遞沈安等具呈

海兵道盧 原詞

呈為憲斬滅旨佔屠事民害屠民亟籲轅門本縣

鳴鶴五都糧田十萬八千畝全賴杜白二湖蓄水

灌苗計湖一畝灌溉糧田三十六畝該號二天屢

佔屢復向蒙撫臺潘 特

疏題准奉

聖旨杜白二湖蓄水灌田不許侵佔著勒石永禁欽此欽遵湖書碑記歷炳突出訟虎樓得樞起滅橫潑告案山積前任府主張釘發枷示永不許入郡城詎惡漏網愈肆滅旨藐憲堯塘角杜湖內掘池三日築塘堤水養魚霸截水利湖外填佔官河數十丈壅淤水道構腹頊敬白洋湖內填築堯襟今年旱極放湖水壅不流延海一帶併觀海衛地方顆粒無收國課無抵萬姓冤號罪歸里遞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十九

泣思一夫發難勢必無湖下控勢鈴非憲莫討
伏叩 青天霜肅親提委勘據

疏內事理插一株苗動一塊土必誅無赦刑一警百

永清二天激切連名泣呈

崇禎拾六年十月 日五都里遞沈安

阮信

裘瑞

柴宗

沈恩等呈

蒙

海兵道盧 批 仰府察報 隨蒙

本府陸 發慈谿縣署印同知王 踏勘改正招
詳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四十一

署縣事寧波府同知王 覆詳

本府併 海兵道盧 招詳

審得樓得樞項敬杜白二湖畔居民也兩湖綿亘
漫衍環接五都之壤所蔭注田拾萬餘畝誠通鄉
一大水利也第廣而不深每有奸民成田妨水之
患天啟陸年 潘撫臺先以慈令起家乃准慈民
請特

疏 題禁已得明

旨且勒之石迄無有敢犯之者久矣得樞乃敢于湖

中開挖魚塘自一而二復進而四一作備而效尤者比比更有甚焉者矣項敬則于臨湖田幫築堤岸夫公湖無主也魚塘則有主併水不歸公矣田堤雖亦湖岸也然堤廣亦隘湖面矣防微杜漸以此謂之侵佔也詎特誅意不已有其事也共湖千家勢力寧無大于樓項者長此安窮將不至盡湖割據不止者水利于何有五都能不公舉耶本廳親勘其地樓項之魚塘堤岸私築是實第望中之爲堤爲塘者更不可指數明

旨永禁之謂何又豈法之可這也哉合斷得樞堤塘卽今自行挖毀與湖底平項敬新岸止留舊土其新土一并剗去外二湖之中凡有魚塘及幫田崖者悉著五都地方里保從公一槩剗平不許容留杯土寸堤痕跡以爲後來藉口庶本湖之明禁已申而水利其有永濟矣得樞項敬滅

旨破禁專利倡奸律以王章幾同亂首罪亦何可勝誅也姑念愚民且有前此宓貴之例在也仍擬徒懲以垂侵碍水利之永鑒招解

署慈谿縣事 寧波府同知王 爬平湖池告示
一道開後

寧波府海防廳署慈谿縣事王 爲嚴清水利以
申永禁事炤得杜白二湖陰注廣遠奉

旨禁佔以公灌溉蓋自崖以至中心從湖面以及湖
底點滴皆關通鄉血脉誰敢違禁作奸以私勺水
亘古以來嚴且重矣近有射利奸民假以開掘魚
池爲名從中深挖塘底圈壘塘堤故令高不出水
以隱其形深倍于湖以厚其蓄迨至水落堤出藉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十一

口各人工力之說魚利人不得問水利併所自私
致衆乾嘆而已獨濶此誠不佔之佔專利害衆莫
此爲甚者也茲以湖民樓得樞重犯此弊本廳親
行踏勘得樞之掘塘壘堤罪案已明但一望湖中
井井多塘爲得樞者不少總以一人作俑衆悉效
尤從此若不嚴行清禁則近湖有力之家人盡私
塘公于何有將煌煌

天語之謂何而十餘萬糧田不坐困耶爲此除將樓
得樞臨湖責治仍行究擬外合著落五都地方里

保通行清察二湖之內凡有私塘私堤不論誰人所開憑衆盡行掘毀不許容留一口併留堤塘形迹削高填低與湖底取平庶俾盈則俱盈涸則俱涸令湖水無別洩無曲防庶爲二湖大公之溥利也如掘毀之時敢有出身抗拒或私庇存留者許衆卽時扭結到縣以憑重責究擬之外仍行枷示湖邊以重

明旨申禁之令決不姑恕自後永爲遵守毋得再犯致衆公舉卽如往者宓貴事例徒取重坐悔無及

也爲此嚴行申禁須至示者

崇禎拾七年貳月

日

發湖所張掛

清復杜白二官湖後跋

杜白二湖古稱二天蓋五都民命所係者制湖之初盡山麓而為之原不留田豈無見哉有田自沿湖諸民侵之也沿湖民命比五都民命多寡若何而欲以曲庇沿湖之民貽害五都之民亦左矣非見之左也予所謂見牛未見羊也惟湖為五都之民而設故稱二天天之所覆者廣也若沿湖諸民何足以稱二天觀二天之說而侵湖者可罪矣奚庇之為書孔子不與子貢之去羊予以為湖不作

杜白二湖全書

田則湖利未絕若以為山麓任民作田則湖制既廢湖利莫興而五都民命其無望矣都人士彙集利弊始末

憲語名言勒為全書其存羊意乎予昔著二天永久之議今復贅數言末簡以見湖也決不宜狗數人之言以害五都之民命云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邑人葉應

乾謹跋



復湖勒石跋言

天子方惻然重農也

熹宗丁卯歲從浙江撫按復湖之

請下工部議曰杜白二湖夙號二天天無雨則山童澤枯下民具瘵二湖其雨乎復之亟旋奉有

杜白二湖不許侵佔著勒石永禁之

聖旨自是鳴鶴居民歡然如時雨降也而庀工勒石則在崇禎之二年時撫按趨本縣親督五都人士從湖濱金仙寺等處徧立之石煌煌

杜白二湖全書

一萬五

天語昭示士民其誰弗恪遵以追禍謫者而通鄉所輯湖書亦以告成夫旣勒之石焉用書書以書事書時書地書官而卽以書夫勒石之所繇來者也書之壽也有如石是不可以不書雖然天王正月春秋大義四字盡之冠書以

旨

天子言之矣臣下復何言如以其言也前茲誌載旣詳且析吳父臺一洲有三不可聽之說曰謂高阜無妨水利者欺罔之說也抵補城基虧折錢糧者

嘉靖二十五年建縣城

影射之說也墾佔已久豈忍遽棄者姑息之說也
潘父臺石乳有興革事宜八款曰築舊塘以廣茹
納也增湖閘以免淤塞也堅故塘以防偷泄也革
閘夫以省工食也正疆界以杜侵佔也疏河道以
遏外流也宿湖水以除積弊也除蒲草以杜湖害
也陳父臺元素有兩湖地勢高卑利害之勘議曰
利權之大小法宜立之長久非盡去侵田之不可
也陳父臺亶洲有盡復古制之確議曰爲今日復
湖計務使山水相連復古五千四百畝之制而後

杜白二湖全書

一頁六

快也鄉紳馮司寇貞所馮都諫緯川顏侍御冲宇
劉少卿行素方伯修吾葉憲副石南劉憲副念廷
諸先達有二湖永久議杜白二對重清二湖碑記
二湖總議有曰一畝水灌三十畝田蓋必有貯五
千四百畝之水而後可溉十萬八千畝之田也有
曰侵田不削厲根不除無異狐埋而狐搯之也有
曰息爭莫若築堤滿湖皆水見水而不見田則奸
心不生也用綴簡編燦然心目又何取奉
旨之後詞之重而筆之複耶愚亦可毋多言然有不

敢不奉揚恐後者惟此臣子稱

天之大義欲令居其土飲其流者尊

天誦

聖而其食其福毋犯其禁已耳春秋一書特嚴乎亂
臣賊子而亂臣所繇起始於一念之爭奪今夫祖
父貽厥成業凡子若孫堂構菑畝於茲侯伯侯亞
式飲式食如樽斯衢莫敢私者不順之子私攫而
杯羹焉卽羣起而訟之曰逆况夫以十萬八千之
戶口之繁多也而懸命于湖泉之一沫而此一沫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四十七

者又從南江斷縵東海斥鹵中湜湜其流者耳誰
非生命誰無父母而奸豪悍然杯羹之豈

聖世所曲貸乎向來湖事之壞不關水土而在人心
水土之高下可以平衡人心之浸淫譎於陵谷壤
堤專利背古法而害大公始爭之以鋤耜繼爭之
以軀命及爭之不勝而飭名惑聽蝸蟻不休苞苴
無忌僨云幫公費僨云賄學租僨云納遼餉僨云
充鄉兵僨云願輸穀賑濟僨云甘折充水手種種
名目不過大家播弄作一場斷壟計耳於

朝廷曾何分毫利焉而且置此五都生靈於何地耶其爲禍亦甚烈而度諸時數正在剝極必復之候矣不觀雲陽練湖之事乎墾田充稅之說幾爲言利小人所誤幸遇

皇上軫卹民瘼佔湖爲田者罪無赦民獲安堵而河運亦賴以疏利無梗滯竊計練湖一水櫃云爾流注呂城京口不越襟帶間利害攸關尙煩

聖慮若以視十萬八千畝之賦取給濱海之窮黎卽得二三練湖未足爲多寧涓涓杜白遂足饜五都

之渴飲乎然悉心民隱者之所能深求而幸於

聖明之時適新勒石之舉也五都屢苦旱澇蹙蹙救饑無寧日自立石後歲凡五稔農樂勤動士知禮讓彬彬之氣蔚爲簪組藹然稱牧寧之盛治斯亦見召豐集慶之非偶然矣而說者猶有日後犯禁之慮是大不然未奉

聖旨之先湖其水也水柔則人爭濡之今且禁嚴於火矣誰其狎以自焚其身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大義存焉耳讀是書者其必有凜然而知思

者乎

崇禎八年冬日工科都給事中阮震亨謹題



杜白二湖全書

百五十九

重築杜湖堤閘記

慈邑三鄉以江爲灌溉而北鄉仰給於杜白二湖湖廣五千四百餘畝創之自漢而唐宋以來因而葺之至明而大壞矣當是時其鄉之僉憲葉公應乾著培堤之議堤若干丈以田畝會計之每若干畝築一丈每丈基廣六丈頂收四丈中丞潘公汝禎莅慈踵而行之列八款以杜其弊而堤閘蕝焉一新湖之得以延至於今者繫二公之力也

國家承平日久雨暘時若百姓因循玩愒而當事者又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

莫肯加之意於是堤閘日就傾頽其近堤者憚於力挽多穿堤以泄注近閘者貪饒漁利復穴閘以網羅余雖厲設之禁督以及時修整而旋修而旋廢溢雨涸晴慨其嘆矣當明嘉隆之際湖之不廢也蓋無幾余觀其下之所訟與上之所禁者亦綦詳矣而受病之原卒莫之及一勞永逸之謀自僉憲而始發至中丞而始定豈非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圖終哉功不什者利不百由今之勢以治今之湖非曠然一大變不爲功而耆紳葉坦園慨然

以閘壩爲已任與其鄉人沈成蛟葉永昌王名揚等謀曰治湖不治堤猶無湖也固堤不固閘猶無堤也侯屢以堤閘爲言閘壩吾勉爲之堤按苗以築可乎卽日集議於邑之金仙寺議成走告余余曰此守土者之責也皆曰民之所利也其敢以勞侯余無以奪而移鳴鶴場蕭大使共督之堤亘十一里有奇高廣若干堤上以石溝過水俾不得復穿也閘三日東門張郎西碛高廣若干板三道俾不得復穴也壩二高廣若干一基於舊一新增焉

嘉慶二年十月始至明年三月而落成事莫難於創而不可以無因也今之所築者因乎僉憲與中丞也雖然僉憲以故堤或高或低則尙有高者可因也今則低者且坍矣中丞革關夫之款曰有閘而無板有板而無土則閘固可因也今則並閘之材而或毀矣且僉憲以畝計築而中丞於工費派之沾利之田其或不能無擾歟豈若今之分甲以立界民不譁而事以集而發石椿木之材一不以煩民余欲捐俸以倡而亦無從也是則昔之創也

乃其天也而今之因也蓋其創也可不謂之難哉
嗟乎僉憲之立議也名曰永久其固有望於後之
續而終之乎葉君不惜一己之利以利一鄉其於
象賢洵無負矣而成蛟永昌名揚諸君矢一心以
共襄其事不彬彬皆有鄉先生之風哉獨余合慈
且十年視中丞之蒞治四月卽按治兩湖勒豐碑
而謳道路愧其多矣雖然余愧而民利焉余之愧
也乎余之願也夫

皇清嘉慶三年歲次戊午春三月吉日

杜白二湖全書

勅授文林郎蔭生知慈谿縣事舒城醴泉鍾德溥撰



重修杜湖堤閘記

舉人 葉 燕 次菴

我鄉之有杜白二湖也或曰漢有之或曰在齊梁之間以余論之其在漢無疑也鄉懸治之北包以重山江流之所不到外際大海土斥鹵溢雨涸晴患不移時非是湖也鄉不可得置漢之勾章卽今之慈谿豈能待齊梁哉是故前世號湖爲第二重天其濬治之功與隄防之力由唐而宋而明詳矣顧其屢築屢壞以至於今者豈可不原其故哉其故有二焉並湖而田者率穴堤以漑流泛積日夜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十三

鄉之人忿爭而議塞矣旋塞而旋穴而近閘之民利捕魚私竊發石甚或傾閘底以網之以故堤壞閘亦壞夏秋之交河未竭而湖已涸由其涸也旁南一帶沙漲日高埕者爲邱窪者爲池而湖幾於廢矣家君惻然憂之謀於族祖永昌曰湖不一大興築鄉其曷濟雖然築堤人力可齊也堰與閘難以畝歛金難者吾請任之可齊者曷糾而謀諸卽日會於鄉之金仙寺議成以上之邑侯鍾公鍾公移鳴鶴場蕭大使共督之堤高一丈面廣三丈六

尺底廣六丈舊穴盡廢而築堤上不得過水懼其
浸成穴也闢三日東門張郎西碑高丈四廣丈一
懼其泛也底椿石疊以瓦搗灰以彌其縫懼其私
啓也板子母相啣以鐵鎖聯之堰二廣丈四高八
尺水盛卽以洩也經始於嘉慶二年十月落成於
三年三月栽以蘆柳樹以表啜基舊拓新旣完而
固嘗讀郡乘及兩湖全書穴堤之患始於明之中
葉今而甚焉夫其穴之也以利已也穴以竭湖湖
竭而田亦槁矣湖漑田萬頃近湖之田以千計穴

之而畝收其益矣遠於湖之不得收者安往哉彼
捕魚者湖水常盈利豈有盡耶果其旱澇之無憂
也舍網罟而趨南畝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人
有言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湖爲鄉之天何
如其爲寶也居是鄉者可不思所以寶之乎寶之
之道去是二患而已此家君之意也余故詳著之
俾來者有考焉家君諱本字天麟別號坦園候選
州同知 勅贈承德郎刑部安徽司主事加三
級 晉贈朝議大夫

整理二湖條款

王相能續

一重設杜湖腰塘以絕侵佔查書內杜湖白塔嘴且有腰塘閘壩明季修築堅固

區區鼎興以來五都失於防守被奸民陰損偷拆毀壞以致侵湖奸心復萌今仍舊基築塘閘船壩使湖水滿蓄而侵湖者之奸心自不生矣

一增築舊塘以廣潴蓄查書內二湖之塘塘基廣六丈收頂四丈加高數尺今增修之如舊式水則勿碍水埠頭張姓白洋董姓住屋爲止

二湖全書

百五十五

一石湫頭舊設減水壩非減也乃直放而不蓄也至放湖後纔無流也何稱減水壩哉推其故被捕魚奸民漸漸拆壞也所謂減水壩者照依所蓄水則造殺使無滴流也水則上面非我所蓄任其去也方謂之減水壩也

一諸先輩勦修二湖各浦海閘船壩大費心力爲一鄉水利命脈最關緊要古來海閘長年緊閉蓄水防旱非遇淹浸田畝則不啟二湖清明下閘秋分啟非遇旱救苗則不啟豈容懶於拖壩徇情便私

一杜湖減水壩廿六都四畝魏陳羅戴廟基馮承管
一白洋湖關係廿九都四畝場中等姓并地僻山余
章等姓十甲輪年承管啟閉

一松浦閘三洞東洞鎮海管中洞廿七都三畝

一西洞廿七都五畝吳謝陳葉羅施沈等姓十甲承
管啟閉

一古窰閘廿七都一畝厲管一半戎劉翁等姓十甲
承管啟閉

一淹浦閘廿七都四畝虞蔣徐柴羅廿八都一二三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十七

畝沈羅鄭等姓十甲承管啟閉

一東山頭寶山閘卅都上一畝併二三四五六畝衛
城各姓併蔣葉王方翁陳徐林吳等姓承管啟閉

一慶恩橋閘廿七都五畝陳邱厲等姓十甲輪管放
湖時啟閉

一吳家門前貼水橋堰廿七都三畝吳謝陳葉羅施
沈等姓帶管

一洪橋閘三十都下一畝韓施羅蔣葉陳張杜等姓
十甲輪管放湖時閉閘

湖河蓄掘
浦洩

一東埠頭洞橋開廿六都一畝王祝童陳徐韓袁等

姓十甲輪年承值放湖時閉閘

一吾鄉所賴湖河蓄救苗之水者猶

國家之養兵也兵可以千年而不用不可以一日而不
備水可以百年而不旱不可以一年而不蓄或上
天責人過愆致罰旱澇人能虔誠用心力於蓄洩
仍必賜佑豐收非力挽天心之效哉予聞雍正元
年予見乾隆十六年皆夏秋遇旱稻粒無收雖

蒙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零八

國恩賑濟不免間有餓莩賣兒女者四出數十年來偶
遇雨暘失時秋收或三五分者屢屢皆我同人蓄
湖水管海閘不時時依古嚴防而怠於輕忽也

一以上各款均係保全水利永戴二天今重建白塔
嘴閘壩予獨力任之欲善水利必得以身先之凡
增築修補各項祈五都同人照舊踴躍從公不日
成之為幸如此則我鄉之糧田可期歲歲豐收者
也

一附刻清釐海地河道以全水利一條

六月間六
月兩次大
雨後至水
埠頭看水
則張姓多
人共相喜
悅為風水
有益許稱
三築塘

老塘下海地古來皆種棉花自乾隆二十年間改種水稻沿塘不過百餘畝近年以來因花息歉收種水稻至四五千畝每有掘塘盜上河之水以救海田之苗豈知亘古鄉規海塘海閘長年緊閉防旱向有松浦司查管海塘各閘及二湖塘閘與場主就近同爲查察葢勑修湖海塘閘船壩並明時爲侵湖爭訟多年資費皆糧田派出卽如乾隆十一年厲姓爲花地種水稻遇旱於老塘掘洞盜上河之水經戎姓糾合二十四畝現年同人連名告

杜白二湖全書

百五十九

縣縣主親勘堵塞結案成案森嚴豈可紊亂舊章欲種水稻自應清釐侵佔各地查東山頭起至掌起橋除松古淹三浦外有牛路浦河九條并徐家浦新浦周家浦翁家小團浦澤山等浦及老塘下塘河一條新塘上下塘河二條泥牛塘上河一條其塘並河各有二十四弓或三十弓今河塘日狹地畝日濶再有各管界河一一照規清釐河道掘塘河之土卽增其塘以禦潮患以保田畝如此則河道明而水利普卽泥牛塘上之地槩種水稻則

水自能充足有餘也何必掘塘盜水有碍一鄉親
誼致傷和氣古人云和氣致祥真至言也予見聞
所及祈 諸君察之

一老塘下有牛路浦河九条於乾隆廿九年奉

憲立碑於寶山菴內 因前失落以此補之

一具公呈北鄉首事沈廷芬等

爲修築腰塘永垂利澤公叩飭諭督成事切我鄉水利全資杜白兩湖而杜湖舊分裡外緣湖勢裡高外下外湖水平裡湖已涸且裡湖沿溪並山水源所出曲折甚長暴雨傾注雷吼雲奔昔賢特置腰塘正爲水不下瀉則渟蓄有餘而中流一斷游波寬緩外堤亦藉以少固也百餘年來外堤屢修而裡塘坍塌廢旁南一帶沙漲日高滿目蒿蕪竟同瀚海每水發時溪流直衝北岸以致堤防易壞而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五

湖身日隘湖水日少而畝收亦日蹙矣

仁臺下車卽循覽湖堤延訪父老思復舊迹而百姓因循玩愒誠以治堤難治閘尤難蓋築堤人力可齊而造閘畝金難歛也前者外堤三閘二壩葉封翁天遴捐貲獨任至今賴之今紳士王名揚於裡湖一閘一壩慨然亦願獨建於是遠近踴躍願共協力築塘已經集議具有成規百年廢之一旦興之在

仁臺則惠心不召在鄉民則利澤無窮爲此公叩

仁臺飭責畝保督成首事庶幾不肅而成一勞而逸
誦白公而歌召父固不僅遍滿海隅矣上呈

一廿六都首事紳士 王茂三 童宏載 童尙理

袁維梅 洪觀奇 洪孔堂 戴維範 童鳳池

樂燦玉 馮大年 陳翼箕 魏嘉亨

一廿七都首事紳士 翁元和 沈開斌 黃名鄭

戎邦偉 戎華章 厲德林 蔣紹賢 柴尙發

裘乾若 葉翰青 吳昌玉 虞國明 虞開圃

厲觀瀾 陳夏尊 吳華賓

杜白二湖全書

一廿八都首事紳士 沈廷芬 沈守信 沈國全

沈啟達 沈士茂 沈兆昌 沈玉峰 羅秉鈞

童國宰 宓舜佐 宓杏洲 宓九英 宓明山

嚴廷傑 嚴登超 林玉峰 林一清 葉廷楹

王名揚 王積泰 樓紹銓 諸專學 施輔周

一廿九都首事紳士 俞可宗 俞啟昆 翁沛膏

阮鶴千 葉永昌 葉辰之 葉載之 葉孟吹

俞逸堂 王魯泮 張元佐 解鼎和 洪朝魁

葉岐鳴 裘啟襄 姚德宜 王廷英

一三十都首事紳士 韓靖南 韓錫麒 方立本

蔣兆爵 吳一清 吳偉才 徐朝封 林世選

翁鼎傑 阮思郊 阮佐廷 葉向昂 葉楚材

阮南昌 湯配義 陳兆標 朱安邦 高發賢

童彩文

一本縣正堂 袁太爺 批該鄉腰塘閘壩水利所
關惟因年久被奸民陰損偷石毀壞廢弛以極急
宜修復今據該紳士協力從公分肩獨任各加踴
躍實為地方善舉候立飭二十四畝地保照所議

杜白二湖全書

塘堤高寬樣式趁此農隙之時督同一月辦竣具
報另稟附

一慈谿縣正堂加五級袁 為北鄉杜白兩湖蓄水
灌田最關緊要事據北鄉紳士沈廷芬等稟請杜
湖亘設腰塘閘壩自明季萬歷年間重修以來被
奸民陰損偷石毀壞以至裡湖乾涸奸輩易於侵
佔為田害五都田禾遇旱無救今該紳士王名揚
肩任閘壩五都眾紳士集議踴躍築塘已定於十
一月二十一日起工誠恐各甲人夫有懈怠不前

未便延緩叩 恩嚴飭二十四畝地保督催各畝
首事務於一月內完工其所築腰塘兩面皆水易
於坍塌宜築高濶高依闢面基廣十丈頂面四丈
遠基十五丈外取土可期悠久等情到縣據此除
出示曉諭外合亟諭飭諭到該畝地保卽督催各
畝首事照依高寬丈尺務於一月內辦竣並催各
甲人夫毋許懈怠定限十二月二十日將修築完
竣緣由稟縣以憑查驗如有不法棍徒在工滋擾
立卽稟究不貸速速特諭分給二十四畝知悉

嘉慶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白塔嘴腰塘閘壩查書內在明季萬歷年間經先輩重建其塘兩旁皆用頑石至今二百餘年早被奸民偷賣拳石無存其壩亦塊石無存其閘僅存橋梁一根閘柱一對條石廿幾塊底檻骨石三根其餘俱被奸民偷去其大塘頑石又被奸民偷去將半於乾隆四十七年經廿六都方姓適送親家之殯在山做坟見奸民偷伊畝內湖塘石卽趕回家叫族衆多人拿獲偷石船二隻鳴官究治經松浦司有案詳縣若此者豈不深可痛恨哉從今以

杜白二湖全書

二頁五

後祈五都同人均各畱心要緊勿至仍前不管也
一白塔嘴閘舊閘高一丈今裡湖有窰人掘瓦泥較明時畧深閘底乾出於閘東水流一港今閘底下深三尺閘高一丈三尺仍依古製向亦依古向大吉系毫不敢改作王相能謹識

一腰塘減水壩舊跡無存今建閘西濶三丈二尺接開山脚活石二丈共濶五丈二尺倘遇連日大雨使泛濫洪水暢流勿礙水埠頭住屋亦可拖撇船隻其工程於上年九月起工至嘉慶十一年五月告竣上年印分湖書三百本未能徧及今五都同人索取者衆今續印分二百本

一特於今夏兩次大雨後至滾龍廟前看水平高底較初次放湖水則腰塘上可加蓄水四尺下塘若無偷水湖洞亦可加蓄三尺白洋湖較拖船壩加高塘二尺可加蓄水三尺若湖洞海塘洞不除管海閘不嚴蓄水雖多亦奚以爲

一明季被奸民侵佔二湖致我一鄉先輩爲爭水傷人問擬斬絞軍徒殊屬慘傷及於天啟六年蒙撫憲潘奏明定例嗣後再有侵佔者必誅無赦始得安靖多年近年來復被金仙寺槌樹菴累累侵佔

杜白二湖全書

百二十六

數百餘畝一人作俑千人效尤將重天命湖可作布施之具也歟今春更有定水寺奸僧胆敢於杜湖灘一時新開四十餘畝如入無人之境如此蔓延再數年後豈復望其有救我一鄉民命重天之二湖者哉異端之蠹國害民甚矣哉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昌黎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五代時魏太平真君七年爲長安僧寺大藏兵器及抄有窟室藏婦女卽毀佛像佛書魏境內沙門無

少長盡誅之周武帝建德三年初定三教
道爲次釋爲後遂毅然廢佛道二教經像悉毀令
僧道還俗除淫祠唐傳奕吳顓狄仁傑皆奏毀淫
祠佛像朱子感興詩云誰哉繼三聖爲吾焚其書
蓋疾之甚者矣唐宋諸先賢劈佛者仍有配享
聖廟與天地參強盜劫人財物數拾百金謂民害斬首
號令陽惡也僧尼欺騙人財物盈千累萬而無罪
陰惡也至不耕而食者日增月盛欺騙抄化者其
門如市而無寧日深可痛恨也伊等果真修行自

杜白二湖全書

一百七

應力耕而食人豈惡之哉人豈惡之哉自秦漢晉
梁陳唐宋元明酷信僧尼道士之帝王其被惑布
施或數千萬或數百萬金浩大如天尙且無福利
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況我民俗以區區之布施
念佛關牒妄想福壽下世豈不謬哉欲求福壽下
世男則必于孝弟忠信正身齊家女則必于孝順
父母勤作女工婦則必于孝公婆敬丈夫和妯娌
勤紡織善教子于端正治內事于節儉此真謂之
修行所以修逐日之行爲而已書云自天子以至

西方之佛
不靈可知

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古西域諸國之人深信西僧之言咸稱其爲活佛故漢唐宋元明賢聖之君欲與西域諸國和好來朝必得與西僧聯絡以期邊境寧靖此仁厚盛德之美意非真好佛而信異端也且夏商周諸聖人所傳幼而學壯而行訓教子弟老則卒而已何信異端之欺騙哉

王名揚公創建杜白二湖石塘誌

吾慈一邑凡五鄉德門西嶼石臺金川其水發源於四明入於蛟川潮汐往來無憂旱澇而惟我鳴鶴一鄉海濱廣斥不通江湖漢光武興開杜白二湖以豬蓄之灌溉禾苗民得粒食號爲二天唐刺史任公侗宋置使吳公潛暨鄉先生童公金復置堰壩自石湫以至大茗十里長堤橫如虹貫而又設三閘以節之曰東門曰西溪曰張郎以時啟閉又設閘於鎮之靈緒則爲黃泥姚之上林則爲洋

浦以分其疆界而其北一帶則猶有松浦古窰諸閘以截其下流此吾鄉之水利實屬萬世永賴之先務也慨自輓近以來刁惡侵佔隄防不修一經陰雨連綿不特漏洩過甚而且至於泛溢無歸將使五千四百畝之湖不足以救十萬八千畝之田以致先哲救民利世之婆心消歸烏有則吾鄉千萬戶口之衣食無依卽吾鄉千萬戶口之性命焉託嘉慶辛酉王公名揚諱相能旋自京都慨然有志復古爰邀合鄉紳耆咸會於崇壽道院按圖分甲計

畝斂貲築腰塘用泥以殺其勢復築舊塘用石以
鞏其基幸而天誘其衷從公踴躍願量力以相輸
無吝情而或尼卽時諏吉鳩工庀材伐石不數年
而落成綜其數約費白金十萬有奇除公歛外尙
有不敷者皆藉公伙助之而公又於腰塘之間名
白塔嘴者肩任獨建此乃吾鄉五都水利所關而
非可與尋常除道成梁者同日語也抑吾又聞之
當明季時瀕湖居民霸墾蠶起爾時訟於 大憲
勒碑永禁成案如山讀湖誌一書明載簽憲葉公

應乾都諫阮公震亨太僕沈公履祥諸記以見二
湖爲生民生活之源不禁爲之流涕後數百年而
有王公其人克於吾鄉自古未竟之業一旦改砌
石塘以藏其事此古戴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
之者非耶 耕 捷南宮由薇省

予告歸慈竊喜吾 二湖 公事之有成而實出於公一人締
造之力也爲誌其事于左

皇清道光五年歲在乙酉仲春上浣

賜進士出身

勅授承德郎內閣中書委署侍讀加三級孀愚姪雙湖

陳寶柵拜撰



杜白二湖全書

百五

王名揚公新築杜白二湖石隄記

夫養民之政莫急於五穀五穀之資莫急於水利蓄水利之本尤莫急於隄防隄防堅則水不洩水不洩則灌溉足灌溉足則五穀秀而實穎而粟雖有鑠石流金熱林焦土之亢陽亦將無所慮其患此吾慈鄉先輩祭酒陳公敬宗之說也慈北鶴臯之東曰杜湖鶴臯之西曰白湖其水發源於五磊橐駝栲栳諸山其地之廣杜三千七百畝白一千七百畝其隄之長杜石湫至鮪奧約十里許白隱

山至地碧約一里許而其所溉之田松浦至雙河二十里而遙陡塘至浪港十里而近以開方法計之得田十萬八千有奇去城郭溝渠廬墓十之三猶得田七萬二千畝有奇春秋以時啟閉旱則可以長養其禾苗而澇亦斷不至於淹沒而下爲魚鱉自漢以來歷二千百餘年於茲其法誠良其利誠博近自私墾盜洩之風起而田日侵湖日窄穴日夥隄日圯故其二湖之水漏洩者半泛濫者亦半由斯以往幾與姚之銀罌黃沙而俱廢矣刑部

王公名揚歸自京師盡然傷之曰此吾鄉之第二天也既不同於西鄉之花嶼雖廢而無害於水利又不同於沼後之德潤雖不廢而無益於水利曷壘不以垂諸永久可乎僉曰可派畚分築興工於嘉慶之六年告竣於嘉慶十三年吾鄉飲其福食其德迄今猶嘖嘖稱道弗衰昔者柴桑勞公勘爲浙藩左使嘗欲復二湖以爲民利其後屢侵屢復屢復屢侵而爲二湖勘問官者若吳公一洲有三不可聽之說潘公石乳有興草事宜八款陳公元

素有兩湖利害勘議陳公瀛洲有復二湖確議而其詳尤具載於邑紳馮司寇貞所馮都諫緯川顏侍御冲字劉少卿行素葉副憲石南諸記中民皆德之以爲神人今公以一鄉之土著垂老家居非有官守於民而尤能不恤其身家不辭其勞瘁修利隄防爲我鄉裕衣食之源求生活之計此實足以步先人之後塵而導後人之先路者矣而或者謂白洋爲伯陽湖爲先人跨鶴往遊以名杜湖爲杜若湖嘗載於釋者漫游集中此言無關於水利

予姑弗深考云

皇清道光甲辰孟夏月中澣

三十都一畝廩貢生西邨蔣楹撰



杜白二湖全書

三三四